

J. P. Christie
July 16, 1911.

中國耶穌教會史

S
W
E

MG
B979.2
41

教主降世一千九百零八年

中韓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刊行

布道小叢書
第四種

中國耶穌教會小史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孟秋月

上海商務印書館攝印

THE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A SHORT HISTORICAL SKETCH

BY

H. L. ZIA.

*Price post paid, single copies by mail, 20 cents, at the
office, or in quantities of ten or more,
15 cents, per copy.*

First Edition.

SHANGHAI:
GENERAL COMMITTE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KOREA.

1908.

CONTENTS.

- CHAPTER 1.—Forerunner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CHAPTER 2.—Period of Preparation, 1807-1842.
CHAPTER 3.—Period of Ports, 1842-1860.
CHAPTER 4.—Period of Penetration, 1860-1890.
CHAPTER 5.—Period of Progress, Persecution, and Prosperity, 1890-1907.

敘例

聖教入華百年、而吾國文無一詳備之歷史、記其顛末、非惟信士之羞、抑亦有文獻湮沒之懼、不鑒既往、何知來者、則中國百年教會史之作、又甚不可緩也、鄙人久有志於是、因搜集材料未富、不敢下手、今年夏令、奮然有感、盡目前所有之材料、潦草成此小冊、顏之曰中國耶穌教會小史、記其實也、吾知讀之者、必多有若干之評論、指責其種種不完備之處、然而吾無忤焉、吾即吾所有之才力、以開其始、後之大手筆、得此小冊子、以作其著中國教會史之志念、則吾心快慰矣、

或曰、子輯中國教會小史、而中國信士之遺事、所記者獨少、滿紙所見、都爲西教士之經營、何也、答之曰、吾莫能強無以爲有也、吾所採之書籍、多英美人之所著、其詳於西而略於中、勢也、故此編於梁阿法朱少庵諸君之外、中牧之名、罕有留者、職此故也、雖然、吾非故缺之也、特以無所得、故祇能從略耳、閱者苟能以家藏名牧傳記、所知偉人遺事、相惠賜乎、不才願執筆而記之、得備他日之表彰、閱者亦願作一臂

助耶、

是編倉卒成就，所引用之書不備，今列其目於左，聊明所載事實，均有由來，並無向壁虛造者而已。

海國圖志

魏源

中西紀事

樊英

國朝柔遠記

王之春

正教奉褒

黃伯蘇

耶穌教略

參都思

耶穌教行於中國考

那爾教

世界宗教一斑

中華教友殉難記

安保羅

唐代西教之東漸

近人

景教碑文紀事考正

楊榮鎰

唐景教碑頌正詮

湯瑪諾

明史

耶穌教百年大事表

基督徒報

以上中文

大清國

步瀛

The Chinese Empire

中國教會百年史

李

A Century of Mission in China.

唐山啟明論

梁士

Dawn in the Hills of Tong

中國教勢

明

Rex Christus

中國昇進論 著人 The Uplift of China.

中國布教考 著美 館華 China Mission Hand-Book.

百年大會記 會委 輯辦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百年大會演講集 同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Addresses.

布教彙考 The Encyclopedia of Missions.

耶穌教會布教史 著內 支華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天國英士記 著士 榮教 Princely Me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景教考 著士 華教 Nestorius and the Nestorian Mission in China.

中國基督教之進步 著葛 德新 The Christian Progress in China.

二次教士大會記 會委 輯辦 Records of Missionary Conference 1890.

中國坤輿詳誌 著夏 時著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以上英文



中國耶穌教會小史目次

叙例

第一章 耶穌教會之先行

第二章 教會立基時代

第三章 教會萌芽時代

第四章 內地布道時代

第五章 教會進步時代

布道會用本書法

中國耶穌教會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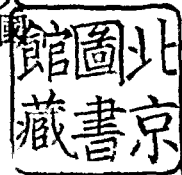
引言

昔基督教之傳於羅馬帝國也，爲時計三百年，而後道之流布，始得通暢，蓋求大國民之起信仰，而皈依一宗教，自非一朝一夕之事，雖基督之道，亦不能有越此理。今聖教之傳至中華，百有餘年矣，考其成效，亦已出於古人逆料之外，不可謂不盛矣。而先後負十字架任聖工者，未有條理之著述以傳之，而使來者畧識先賢爲道犧牲之血誠，而起步武之志願，不可謂非缺點也。因掇集羣書，詮次爲耶穌教會小史五章。

第一章 耶穌教會之先行

當未論耶穌教會入華之前，先略言中國舊日宗教之狀況，及外來諸宗教之略迹，則於洞悉傳教之情形，更易瞭然，故述本章。

第一節 中國古傳之宗教與道德



吾國自古相傳之儒教，其道德法律之高尙，獨亞於基督教，已爲世界之公評矣。故大有造於我國民，且其經傳之中，亦略含有上帝治世之影響云。紀元之初世紀，釋氏東來，而向日黃老之遺傳，觸其潮流，受其感化，遂亦成爲一種宗教之系統。於正誼不謀利，孝親爲至德之舊說外，更提創天神地祇，鑒察人心過惡，加人禍福之說，亦有警惕愚頑之功用。佛宗之徒，宏宣教旨，更注重人世之苦惱，超度之有路，勸人積功德，以期登極樂國，其出世克慾之訓，靈界可躋之言，誠爲印度輸入中國之佳產物，故中國數千年來之社會升降，與三教之說，俱有關係者也。

第二節 祕密教派

三教之功用，上文已舉其要，然於近日爲聖教之預備，激人心以向道，更有功在正統的三教之外者，卽蔓延通國之祕密諸教派是也。此祕密教派向聖教之態度，所比較之正統派爲優者，非在其所論之道德，而在其徒之立身。蓋其所持論者，類皆竊取三教之唾餘，混而同之，無可研究之價值，然其教徒之持守教規，則類皆虔心

逾恆、雖處衆人之中、受其笑罵揶揄、因求道之故、歷諸困苦艱難、亦所不惜、非尋常自命爲三教中人者、類皆隨波逐流、因風俗爲變遷、無所謂一定之宗旨也。考各省信奉祕密教之人數者、無一定之統計、大約每省之內、少者二萬人、多者二十萬人。彼等身處尋常之社會、皆能特立獨行、自行其所信仰、立心之堅卓、殊足敬仰、而亦大足以安慰耶穌教徒淒涼無與爲友之苦況也。

祕密教派所持之宗旨、不出一途、有屬政治上之問題者、則爲官吏所嚴禁、因其與政府爲仇也。有挾其符籙術數以行其技者、行踪詭祕、亦爲治安所不容。然屬上一二項者、祇居少數而已、其大多數、則守道德宗教之思想、如北省所盛行之在理教、可稱爲世界最嚴切之矯風會（即俗曰戒酒會）其會友皆終身立約、不飲酒、不吸菸、不賭博、不吸鴉片、且竭力勸人與此數惡爲敵、甚且用木偶肖諸項染癖之末路、以爲炯戒、此外更有以茹素爲要領、謂其可以清心積德、消今生之罪、滅來世之苦也。有教人克慾澄心靜坐內觀、得完全之自治、出愈尤之範圍、一步一趨、可無失德者。

有教人專心耐苦、雖受辱罵、忍受不言者。教中之人、多有真誠求道、圖免自己及衆人之苦惱者。如金丹教、亦祕密教派中之巨支也。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之交、曾因官吏之誤爲叛匪、受大剿戮、死者計一萬五千人、其教中所用之名目與禱文、頗與基督教彷彿。多有金丹教之徒、其後皈依聖教、謂耶穌教會之道、與金丹教所持之論、甚相彷彿云。

山東英浸禮會仲均安教師。歷年研究祕密教派、嘗有言曰、余所知教會中最熱誠之信徒、乃昔日曾入祕密教派者也。彼等雖受有司之猜忌、其領袖者屢遭刑網、然其中不乏真心求上帝之士、其心中所存者、非政治之問題、惟願盡力以克除己心之罪、習成爲善士、靈魂平安、終得長生耳。

第三節 猶太教

上二節所云、皆可謂中國自生之宗教矣、（佛教雖自外來、而得吾國人士之同化發明光大、儼然吾國之宗教矣、）其自外來而有足以爲基督教之先行者、惟猶太

教與回教耳。猶太教之影響甚小，而回教之道德，又不足以稱其崇高上帝之實，故此二教之果足以爲基督教之先行與否，尙在疑似之間，然不可以不論。請先言猶太教。

按猶太教之來中國，尙在漢代，以在紀元後三十四年，在巴比倫地，有大戮猶太人之舉，猶太人民之遭殘殺者，計四萬人，餘民因之四散，有東來中國者。或曰猶太人東來，當在紀元後六十九年，耶路撒冷破滅之時。二說未知孰是。其初自稱曰印度教，蓋因其假道印度而來中華也。繼而吾國之人，見其食肉不食股臄，（其原因見創世記三十二章三十二節）故稱之曰挑筋教。今考其在河南開封之碑文，有曰：我以色列教之始祖爲阿丹，教祖爲亞伯拉罕，傳及摩西，設立法制，遺傳聖經，遠在漢代，已入中華。宋孝宗之二年，建會堂於開封，蓋凡藉偶像以事上帝者，實爲謬妄，而凡尊從我聖經者，可知萬物之原始，且按人心之公理，適與聖經符合，俱證世人之由上帝而出也。云云。按此碑文中，未嘗言該教興盛之由，然核之記傳，則其教之

徒、當十四世紀時、頗爲衆多、徧布北省各處、出仕者有人、稱富室者更衆。意大利游士馬可保羅所記如是、當時其會堂在開封、頗爲宏廠、面向西、所以對耶路撒冷也。堂之中央有椅曰摩西座、標上正中懸額、泐希伯來文曰、以色列人、聽我主上帝之言、上帝惟一。開封府多河患、該堂屢圯、一二七九年及一四八九年俱經重修、明季（二六四二年）李自成注河水灌開封、堂復圯、猶太遺民二百家、避居黃河之北。越十一年、猶太人有巨宦重建之、且搜尋古傳之舊約十二卷、度之堂內、逮十七世紀之末、大半似爲回教所化、轉入彼中云。

猶太遺民、今日之情形、已甚式微、人數不滿四百、會堂已毀、更無一人能誦希伯來文、禮拜已止、如幼子割禮之大典、亦已廢絕、蓋數百年之遺烈、將消滅殆盡矣。上海有猶太商人、英國有熱心猶太人、俱屢遣使至開封訪求之、得遺書若干篇而返、與今之舊約比勘、無絲毫異。

參見章末所錄尊崇道經
寺記與重建清真寺碑記

第四節 回教

一 命名之故 天方教在中國稱曰回回教。殊不知命名之所由、或曰回者歸也、示人歸復昭事上帝也。回教中某士曰、回回者一回一回也、人皆有一回生、更有一回死。吾教示人生死之要端、故名。按此說近於滑稽、不足信。艾約瑟氏則曰、回回者、中國稱喀什噶爾民族之語也、回教爲彼族所奉信、故因以民族之名名其教。

二 北路入華 回教之入吾國、北循陸而南循海、第一禮拜寺建於西安、時在主後七百四十二年。第十世紀之頃、今甘肅境尙爲蒙古可汗所治、其人奉回教、乃盡迫部下之民、皈依摩訶末之道、其後元代入主中華、亞洲之交通大開、彼西利亞亞刺伯古稱大食波斯等民族之附聚而來者、不可勝數、而回教之徒遂徧布於各省、然以久而與華族通婚、亦漸失其故族之本性。

三 南路入華 據回教人傳言、謂當回教紀元之第六年、(回教以摩訶末(卽謨罕默德)自麥嘎城出奔之年爲紀元之元年、正主後六百二十二年也)正有吾唐代隆盛之際、摩訶末之母舅曰蘇哈巴者、始率回人東來中華、在廣東省城、建懷聖

寺、遂卒於廣州、葬焉。今中國之回教徒、猶朝拜其墓、奉爲開山之遠祖。主後七百五十八年、爲唐乾元元年、政府備大食人四千爲兵、以平亂事、定後賞賚不滿其欲、且與波斯人共焚廣州城。又按亞刺伯人唆里曼氏之旅行記、稱波斯大食人之流寓廣州者、共十二萬餘。唐宣宗大中四年（八五〇年）且爲回教民於廣州、別立一法司、則其人民之衆庶可知。故綜而言之、回教徒之循海而來南方者、以唐爲盛、循陸而至北方者、以元爲盛、此外零星之輸入、雖不計可焉。

五 今日之現狀 回教今日之人數、計三千萬、是經十二世紀而得之數、此於基督教將來興盛之效、殊有比較之興味。然回教徒布道之殷勤、不如佛教徒、更不如基督教徒、其人數之漸增者、徒在生殖之日繁、荒年之收買嬰孩而已。如不因屢起叛亂、致遭屠戮、如雲南之亂（一八五五至七〇年）回人之死者可二百萬、則其人數尤當較盛、然以今觀之、甘肅雲南二省之居民、其半猶爲回教徒、則其勢力亦殊可驚人。

回教徒之所以未能與吾國平民融洽者，一則因其可蘭經典，例不準譯作他國文字，故雖彼教中之士子，亦多未識教理之眞面目，又戒豚肉絕飲酒，亦與吾國之習俗，多有扞格。

六 關於耶穌教之影響 回教之足以爲基督教之先行，一則在於其尊奉惟一上帝，斥棄偶像之禮拜。二則在於其人略守星期五爲禮拜日，且相傳頗有神學之語味，故足以使人習聞乎教道之名目，不致駭爲驚聞，斯其益也。然凡傳教之士，於西北西南諸行省遇其教徒，反對耶穌教頗力，較平民爲難化云。

第五節

祆教 一曰拜火教 又曰索羅亞士對教

波斯國之祆教，傳來吾國甚古，大抵在晉時，其後北齊後主好褻鬼神，以躬自事胡天，後周招徠西域，亦有拜胡天之制，其儀遵胡俗，皆爲祆神，至唐代遂益盛行，宋敏求東京記曰：「甯遠坊之祆神廟，註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爲祆，畢國有火祆社」四庫全書提要引之。唐代之職官有祆正，杜氏通典註曰：「祆呼煙反，祆者西域國天神。」

佛教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主後二二二年）署祆祠及官，常有番人奉事取火呪咀。西溪叢語曰：「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阿祿，將祆教詣闕奏聞，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墨莊漫錄曰：「東京城北有祆廟。」孟元老亦載右掖門祆廟，是爲祆寺。至宋代猶存之徵。其祝正等皆充以胡人，及平西域祠部，一歲二次祀磧西諸州火祆之規定，而唐民自禁祈祭，其教之不盛行，或由於此歟。

第六節 摩尼教 一曰末尼教

摩尼教者，自耶穌教而出之一外道也。創之者爲波斯人瑪尼，在主後二百餘年信道，自稱卽爲耶穌所許之聖靈，受上帝之命，繼續基督之事業，以耶穌教與其國固有之拜火教相混，又雜以佛教而成一種調和的教義。信從者頗衆，屢受逼害，後爲波斯王所殺，剝皮實草，其徒四散。詳見謝澍樓聖教史記卷二第八章唐武后時，其僧持二宗經入唐，其徒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是爲馬尼之戒法。開元十二年主後七

敕因摩尼假冒佛教惑衆，嚴加禁斷，惟西胡自行其法，不科罪。回紇原崇此教，肅宗借其援，勸定安史亂之後，多入內地。代宗命其徒在京建摩尼寺，賜額曰大雲光明。回紇請於荆揚洪越諸州，同置大雲光明寺。憲宗時亦新創摩尼寺。當時西來之教，除佛之外，并稱三夷，一祆，一摩尼，一景教是也。舒元輿重巖寺碑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教。」此雖阿好之語，然細玩天下二字，及碑中特提出三教之名，亦可默會當日三教之於中國，固有可注目之價值矣。武宗之世，大迫異教，會昌三年主後八年，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然其教猶未絕。其後當後梁員明六年之時，主後九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淫穢，此必爲忌。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此或因耶蘇爲使。云佛上大乘，我乃上乘，此頗似傳教者之語氣。摩尼教經此二番之薙，或遂絕迹亦未可知。然即以上所援引枝節之遺節，亦可窺見唐代祆與摩尼二教之影響云。

第七節 景教

一 基督教來華之古傳 西國古傳記基督之教初傳入中國者，雖非若尋常所稱之使徒多瑪，然實爲初代之人物，可少疑惑。蓋後三百年間洛亞士阿爾氏即提及教會在中國之事，彼背道之領袖馬尼氏，當亦曾於第三世紀作來華之行也，然爲時已久，事迹湮沒，不可得而聞矣，故自當以主後五百零五年景教入華，爲基督教來此大帝國之權輿。

二 景教入華 初羅馬之東都，有監督曰內司妥利安者，唱道新義，爲教會所斥棄，遠謫而死，其徒堅守師說，竟成內司妥利之一派。其教派東漸，入於波斯，波斯人多信奉之，至波斯王夫哀洛基士，遂定爲國教，置教主於塞爾其亞，敷化東方，以梁武帝天監四年（即主後五百零五年）與波斯之火教僧徒，同入中土，蓋其時北魏與西方諸國之交通頗盛也，然此猶爲隱隱之浸染而已。迨唐太宗貞觀九年，主後該派之僧大秦曰阿羅本持經像詣長安，獻於闕下，始爲公然傳教，太宗特遣宰臣房元齡總仗於西郊，以賓客之禮遇之於內殿，翻譯經典，親受其教。貞觀十二年

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之要，詞無繁說，理有筌忘，濟物利人，宜行天下。」命有司於京中義甯坊造大秦寺一所，度景教之僧二十一人，其所以名爲景教者，則爲景教碑中有云：「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章，強名景教。」又命有司轉模帝之寫眞於寺壁。

三 景教興盛 至高宗之時，置各景寺於諸州，仍尊阿羅本爲鎮國大法王，厚遇景僧，次第推廣於國中。武后聖歷年中，與佛教徒不和，賴僧首羅含及大德及烈之支持，教得不絕。降及玄宗，甚獎勵之，甯國等五王，親歷於大秦寺，立壇崇拜。天寶之初，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之寫眞，安置寺中，賜絹百疋。天寶三年，大秦之僧佶和自遠而來，羅含等十七人，共於興慶宮修功德，其寺又賜御筆之額。肅宗於靈武等五郡，重建景寺，代宗又因耶穌降誕之辰，賜天香，分御饌，以表彰之。德宗之代，保護不息，大臣貴人亦有信仰者，如汾陽王郭子儀是也。

四 僧伊斯 以上所記諸景教之僧，皆自大秦而來，大秦者，蓋羅馬帝國之汎稱也。或曰於此當指實西利亞地。更有僧伊斯者，由印度而來，故景教碑曰「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傳十全，始效節於丹庭，及策名於王帳」云云。王舍者，印度之一城也。伊斯與郭子儀結合，盡力布教，景教碑中稱之爲大施主，受官爵至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其來也正當肅宗之初年。子儀總戎朔方，肅宗命從之，軍旅之間，不無功勳，受祿賜，不積家而修寺院，又大行慈善事業，故景教日益盛行。

五 立景教碑 德宗建中二年，（主後七年）伊斯與大秦寺之僧景淨相謀，建立景教流行碑，碑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五寸，前面上部鏤刻十字架形，其下有三列九個之彫字，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雄勁長篇之碑文，共一千七百八十字，其大意有三：（一）總敘耶穌教義，以比喻的拔萃，表顯深意。（二）詳記自阿羅本至伊斯之時，景僧之渡來，帝室之尊信。（三）以八字對句，重修前項之總意。碑面之左右及下端，均用

西利亞文字，刻當時布教景僧之名，其碑建立之後，未幾因戰亂埋沒地中，經一千

一百二十餘年，至明之崇禎年間，主後一六二五年於唐之舊都陝西西安府崇仁寺之域

內掘出，實爲關於東方基督教傳道最古之遺物。凡吾國之典籍，自新舊二唐書以

下，至於雜史小說，絕無有關於景教之記述，賴此碑之存，始得考見唐代景教之狀

況，事亦奇矣。按景教碑今猶在近由有司度置城內碑林 碑文見篇末

一千七百二十五年雍正三年於自西省來之回人某處，發現敘利亞文字聖經鈔

本一卷，其文與景教碑之字迹相同，卷所存者，舊約自以賽亞二十五章至末，

十二小先知書，耶利米書，哀歌，但以理，及詩歌等，意者其人之祖先奉基督或

猶太教也。支那進步記中引偉烈語力氏著支那研究

六 此後之沿革 自後景教似未能繼續先日之盛規，而猶未衰，因至武宗會昌

五年，主後八四五年大禁佛教，毀佛寺四萬餘所，勒令僧徒還俗者二十六萬人，景教僧之

受迫還俗者亦三千餘人。僖宗四年，主後七八年賊破杭州，亞刺伯商人阿布沙德氏著

東洋記行、敘在杭州屬埠、澈浦屠掠之事。回回耶穌猶太波斯諸教徒、死者十二萬人、此後西方之交通漸絕、中國又屢經喪亂、故景教日即衰微、然於蒙古地方、猶久行不絕。

考西籍所載、七百七十七年至八百二十年、提摩丟士爲景教之大僧正、熱心布教於遠東、特簡大衛德氏爲中國之僧正。據羅馬教人所記、此中國僧正之缺、以次相繼、未嘗有缺。八百五十年大僧正提阿德修時、時招集大會、裁定各區之僧正、俱四年一次、至巴革達德、謁見大僧正一回、惟中國與印度二區之僧正、以路遠得六年一次之允許、是則中國既爲景教之布教區、立僧正以統轄之、而此數百年中、景教在吾國之興盛、亦可想見。

七 西域之景教 此後四百年間、蒙古與西域等處、景教之勢、較之中國爲盛、其教徒且有爲小邦之王者、其國中教事、因之大興、時在一一一八年、其子孫相傳至一二零三年、國爲鄰邦所滅、景教之勢、亦因之而衰。

八 元代之景教 元代崛起蒙古，席捲東亞，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國，自一二八〇年至一二九〇

五版度既擴，屬下宗教頗雜，世祖除道教嚴禁外，其餘一例寬待，故景教因之復振，且帝頗尊禮基督教之道，雖未果棄舊俗而皈新信，然於基督教之佳節，輒使教士持經典入宮，帝親向聖經接吻，以示敬心。有輕侮基督教道者，帝不之許。嘗有鄰邦信道之酋長曰：乃揚者，與帝交鋒，其旂上繪一十字架，爲帝之師所敗，將帥因此遂發侮慢基督教之語，帝聞之，乃召集軍中信景教諸人，因詔衆曰：乃揚雖載十字架之徽章而敗績，未足爲十字架咎，乃益足見十字架之有靈效，以乃揚所爲不道，背恩攻主，故刑當其罪，十字架有靈，不錫以福，正所以彰其公正也。汝曹信基督之徒，勿以此爲意。此固帝之善於措詞，亦足以見當時奉景教者之爲數甚衆也。

觀意大利國著名游士馬可保羅所記，（其居中國在一二七一年至一三八八年正當宋元交革之際），偶及景教之語，亦足窺見當日之盛勢，蓋彼曾言南宋都城杭州，有景教之寺一所，又鎮江府亦有景教寺二所，謂一千二百七十八年（宋帝

景祥興元年，時元已定江南，有元主所建之府尹係信奉景教者，名曰買山耳尺司，在任三年，建此二寺，是則自唐德宗之世至元代七百年間，景教在中國，實未嘗廢絕也。

九 與羅馬教反對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始有羅馬教士至北京，世祖亦禮待之，旋與景教之徒齟齬，景教徒勢敗，羅馬教遂日興而景教漸衰，其信徒中爲國王，且有棄舊信而歸羅馬者。加以一三零四年波斯國景教大僧正馬日白拉哈氏歸從羅馬法王，其影響所及，使中國境內之景教徒，進退無所依據，益失其勢，加以鐵木耳以兵威橫行西域諸國，侵略所及，俱強人民奉回教，景教因之大衰。在十三世紀之初，巴革達德城景教大僧正所轄，亞細亞洲共置僧正二十六人，而當十三世紀之末，則恐大反前境矣。

十 景教之末路 但景教在中國之末路，尤在一三六八年元朝之覆亡，明季之代起，在中國之景教與羅馬教，俱忽焉中絕，盡歸湮沒，而後基督之光復長滅於震

且矣。

十一 遺訓 按景教之所閱歷，有與後日教會相關者數事。一則景教碑文可助談道，蓋吾國習俗，頗知尊古，見耶穌之教，輒斥爲異說，以其新入吾國也，如示以景教碑文，爲述聖道於中古，早已來過中國，中間因種種原因，而遭廢止，則頗足以引聽之者興趣，而使樂於談論也。二則觀景教之傳於吾國，頗以中華之傳說，改竄本教之宗旨，失其真原，遂減精神，其不能大興於時，作支那之教法，或在於是。三則景教初行，似注意上流社會，故碑文之中，祇知鋪揚御賜，侈張爵位，而於道傳平民之迹，罕所稱道者，與我教主貧民得聞福音之說，殊不合符。四則中國祕密教派所持之信法，所授之語句，頗有與基督教相彷彿者，意者殆景教之所遺云。是則景教之名義，雖久絕於華夏，而其精理名言，仍有存於人心，爲後來耶教之先容，其益亦甚博云。

第八節 羅馬教

羅馬教第一東來中國之大使徒、爲孟德哥維拿意大利國南部之村名約翰生於此之約翰、(其前

尚有多明衣加會士安得烈、法蘭斯干會約翰與偉良、俱不著名) 其人於一二九

一年、世祖至正十八年抵印度、布教一載、附商隊入中國、朝見世祖、得其歡心、奪景教徒之

寵、傳道十一年、得信徒六千人。於北京建大堂一所、有高矗雲際之鐘塔、內懸鐘三

具、每時一鳴、以喚信衆之祈禱。買小子百五十人、教以喇丁文希臘文、爲之著靈修

之書若干卷。其自記曰、「余來華後、未聞西方之消息者、已十二年矣、體日衰頹、且

夕爲窳罗中人矣、余之老邁、非因年齡、因余今年止五十有八耳、乃因於勞動及外

來之逼迫也。余習蒙古文字、攻其書籍、已譯新約及大衛之聖詩爲蒙古文字、且傳

基督之道、未嘗稍隱。」云云。按羅馬教士所記、約翰卒於一三二八年、享大年八十。

元文宗天歷元年由其所傳之教而信道者、計三萬人之衆、及其卒也、京師之人、無問信與

不信、多爲之裂衣舉哀者。元主及相臣、且寄書與羅馬教王、乞其再遣監督來駐京

華、(按一三零七年、教王革雷門第五、更遣法蘭斯干會教士七人來華、臨行之前、

均封監督，而遙簡約翰爲北京之總監督，同時又立杭州監督一，福建監督一，新來七人中，三人道卒，一人遄回歐洲，三人於翌年抵華。

繼約翰之後爲北京監督者，乃尼哥拉士氏，爲之助者教士二十四人，俱法蘭斯干會修道中人也，其所呈之工，似多在蒙古人種之間，而少在漢人中，元代推倒而中國遂絕羅馬教會之跡者，或由於此故歟。雖當日教王曾下詔謂中國野蠻難化，可將聖經事迹，一一繪於堂壁，以資觀感，亦卒未能深植教義於人心云。

二 第二次入華 此後迨一千五百五十一年，明嘉靖三十一羅馬教會熱心傳道之

教士若弗耳氏，爲耶穌會創立者之一人，有羅馬教之保羅之稱，自印度東來，擬入中國，未竟其志，沒於南海之三仙島，約曰壘上。嘉靖三十四年繼其後而任遠東監督者，爲法里那

尼氏。時葡萄牙人已得澳門，在嘉靖三十四年爲其殖民地，故法氏駐之，常對中

國界上之石山而慨嘆曰：「噫，磐石歟，磐石歟，何時得開裂以歡迎吾主乎？」

然法氏繼若氏之志布教於中國之心，未嘗稍衰。於一千五百八十年，明神宗萬曆八年簡

耶穌會士尼亞波立人勞吉耳氏、意大利人利瑪竇氏入中國、勞氏未幾旋回羅馬。一千五百八十二年、利氏服僧服、潛入廣東之肇慶府、省時爲省會上書粵撫、表遠人慕誠修身、心向天朝之意、願乞片土、建堂設寺、以資生死、撫許之、遂營屋居焉。一千五百八十八年至南昌。一千五百九十五年至南京、以受有司節制、故百計求晉京師。一千五百九十五年、二次未遂、卒於一千六百零一年。萬曆二十九年七月四日、得償其願。既抵京華、與士大夫游、以其丰采之清高、學問之該博、禮貌之周到、贈饋之豐厚、一時與之結交者頗衆、因而信道者亦不乏人焉、以徐光啟信後名保羅、李之藻爲最著。及一千六百十年。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年五十八。龐迪我上奏乞賜葬、奉旨禮葬之。

三 利氏之事業 利氏居北京、勤動不少休、士夫相訪、從容應酬之、新皈依者、踵門求指訓、更殷勤招致之。且氏爲中國四處教會之領會、故函牘往來、亦頗旁午、且結交朝貴、最爲消磨時間之事業、海內讀書聞道而來翰詢問者、實繁有徒、利氏處

此久而不自休，氏亦人傑矣哉。

利氏最重要之事業，即在著述。西人之譯著者衆矣，求能如氏以華文表西意者，吾見亦罕。所著如交友論、疇人十篇等，詞采斐然，朗朗可誦，言既持之有理，文更投人所好，其見傳於文林，不亦宜哉。有西國法一書，論記憶術，尤爲盛行，蓋利氏固記憶學專家也。氏又製大地圖一具，位中國於中央，以投時人之好，利氏之智，於此可見。其宗教上之著作，首推天主實義，書之內容，不孜孜於布教主義，惟以中國固有之儒道，與基督教兩兩相比，徵其相同之點實多。李觀章末附註明
史意大里亞傳

四 自分朋黨 自此以後，羅馬教會在中國之教士，互相爭執者，計百餘年，以利氏爲之導火線。其爭論之要點，凡四：中國舊有上帝與上天等稱，果否可用，抑當專用天主，以爲至高天帝之定名，一也。拜孔祀先，利氏以爲屬於儀制上之崇奉，無背要道，餘人則力斥之，二也。家中供奉神位，三也。凡中國經傳之說，可相貫通者，不妨曲從，四也。利氏與耶穌教會中人，俱主通融之義，中國士大夫，自以爲然，即聖祖亦

贊成之、而羅馬法王祇一代許可、其餘諸會之傳教士、俱持守道不阿之義、執不肯稍事變通、爭之既久、得後代法主裁從、至今猶循之、羅馬教士緣此於著述中多深斥利氏之阿私背道、至稱之爲魔鬼之忠僕、亦已甚矣。

五 湯南二氏 繼利氏之後者、耶穌會多明衣加會法蘭斯干會奧古士丁會之教士、接踵而至、均係學問淵博之士、其中以湯若望南懷仁爲最著、湯若望以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天啓二年}來華、居陝西傳道、受召助羅雅各修厯、任司天監、明思宗深器重之、本朝聖祖、且從而問學、得帝之許可、傳教授徒、計十四年之間、因之信道者十萬人、南懷仁於一千六百五十九年^{順治十六年}至華、湯若望招之助己、繼任欽天監正、大受聖祖之寵遇、或稱爲西人中最得朝廷禮遇之第一人、康熙二十七年卒、禮部營祭葬、聖親祖書墓表、此諸人者、俱効力於中朝、亦爲其教會盡力、誠羅馬教會開山之祖師也。

六 屢遭迫害 繼而寵遇之明君賓天、人民對教會之態度改變、各省輿迫害之

舉動、教士教友、悉罹其災。京師之西洋人雖仍羈縻、則以司天測地製器等事、無不亟需之、且因教士之分門抗爭、逆仁皇帝之意見、故下逮雍正之世、而有各處禁傳天主教之上諭、時在一七二四年。

自此以後、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西定約、其間一百三十年中、爲中國羅馬教大受逼難時代、各處教士及信徒之遭戍囚禁及見殺者、蓋不可勝述焉。教士之英氣奕奕、信徒之守死不渝、俱足以激人志氣、而所望於耶穌教會、罹此同式之際遇、亦可有同此之氣概也。雖千困百難之中、而核之一八四六年之教會統計、仍有教友四十萬人、西國傳教士八十人牧養而撫慰之。

六 教會復興 自中西定約之後、羅馬教會復盛、舊日之各門紛爭、因各定地限而止息、教會之舊產、充公入官者、已盡給還、或且較原有者益加擴充焉、其理財之員、又率長於居積、故有教會多處、置產頗廣、所入足供公費、無勞西來之款、年年接濟。

七 布教方針 羅馬教會布教之方法，多有可師法者，試略述之。其最初之宗旨，即以應時機變為主，故當初入中華之際，以時鏡玩具，投當日紳官之所好，既而科學有振興之象，其傳教士，皆天文家測地家算學家也，述保羅在其地則如其人之訓而幾過之，然頗有爲後來布教者取法之價值也。

其人率注意於實地之慈善事業，其女修士之廣行利濟，誠爲可贊之舉，到處設育嬰堂，收養棄兒，立女學校，授居家工藝及普通學問，既以利人，更利教會。

信道之教友，恆加意栽培，教士每以種植繪畫製鐘電鍍等工藝授信徒，使執一業以自養，庶足發其自尊之心，而即所以收其服忠教會之效，洵良法也。

培植人才以爲教役一節，亦未嘗不致意，溯自徐文定公皈依之後，力助布教事宜，其女西名曰干底亞女史，更彰熱誠，嘗於各直省建堂三十九所，刊印書籍一百三十種之多，且使瞽目之徒，到處彈唱救道，以化村氓，誠可爲教會中之女傑，後來之信徒，雖未能繼其遺軌，然亦於教會，多所資助。

八 布教之弊 論其因布教之熱心，遂敢多端弊竇，亦屬諱無可諱。如有某羅馬教士者，著書自詡其傳教之善法，謂女教士託爲醫師，入人家，見小子有病將死者，潛以水爲之施洗，因若是而得救之小子，每年不下七八千之數，此又何足道哉。此外如爲護庇教友，致訟事日繁，民畏教勢，亦不可不亟加補救者也。

九 對耶穌教會之態度 羅馬教會對耶穌教會之態度，向日本持放任主義，不加干涉，藐如無物。近日則頗變其方針，於數省之境內，其教徒往往魚肉耶穌教徒，有滅此朝食之意，其事雖多出於中國之教友，教士之主持與否，固無確證，未能執論。然自此以後，二教會俱日盛，二方之多有衝奪，自在意計之中，而爲數會之一大問題，可無疑也。且各處開教之事，幾無處不由於羅馬教會之交涉，而終則耶穌教會並受其災，是亦歷年以來，昭昭之事實也。

十 教士之長處 以上雖略舉羅馬教會可議之數事，然其會中人員，任事之勇，赴義之敏，誠爲不可多得。觀我耶穌教士之先達米憐君、麥都思君、稱揚羅馬教會

前輩教士之語，可以見矣。

米憐君曰：羅馬教士（此指最先來之輩，如利瑪竇等）學識之博、德行之高、傳道之誠，當爲我人之師資。後來之人，能勝之者，固絕無僅有，即能與之並駕齊驅者，恐亦不多覩也。彼等雖處烈難之中，流血捨命，亦皆堅貞不渝，致聖道因之益顯榮光，誠哉其有得於道。而今日者，早已身入明宮，與古代衆聖徒之殉道者，同享至上之獎賞矣。當其在生之日，自必有多人因其所傳之道而得拯救，故先得上帝忠僕之稱也。

麥君之言曰：考羅馬教士所刊行之書籍，即足反鑑其所傳之教道，其書之文筆，多流利暢達，辨論耶儒之異同，能得要領，於聖教之要道，如三位一體、道成肉身、上帝全善、人心腐敗、基督救贖、諸大端，皆發揮無所隱漏。縱其間偶屬一二不經之端，然真心求道者，苟於此研究，亦足以明人心之眞象，救贖之正路矣。且羅馬教士已將新約之大半，譯成華文，雖刊行與否，未有確說，而其信徒所誦之經課，俱已將福音

與書信之大部、列入其中、故不刊而猶刊矣。若夫輸入科學、挹注文明、則其功亦不小、凡受其所訓迪而入知識之林者、固甚衆也。近見一華士、得彼教士之授、著述論天文地理之書、流行甚廣。反而言之、西人所以能知中國之一切內情者、幾無不有賴羅馬教士之著述爲之線索也、羅馬教士之功、固亦大矣。

要之、羅馬教會雖於耶穌教會略有妨礙之端、然其於十八行省東三省蒙古有教友一百萬之衆、其於天國之影響、固甚大也。

第九節 希臘教

俄羅斯與中國由北方陸路之交通、爲時甚久、其國教希臘教會、乃於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始入北京、建堂居留、至今猶爲其行教之基本地。其後康熙二十六年、中俄立條約、政府准希臘教士在京開設學堂、以課教士、其中頗有傑出之人物、然所有之事業、於布教殊少影響。日俄戰役之前、俄人大展勢力於東三省、而希臘教會因有大舉布教之議、於旅順等處、各建大教堂、爲日所敗後、其勢亦

衰。今上海漢口等處，有其教堂，間附設學校，然並無傳道之經營也。

尊崇道經寺記 附錄

嘗謂經以載道、道以傳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無非道之所寓、然道非經無以存、經非道無以行、人將貿貿焉、莫知所之、必至狂談異端、改聖賢之道、垂諸經以詔後世、迄於今而又千萬世矣、至於一賜樂業教始祖阿孰即亞當本出天竺國、稽之在周朝、有經傳焉、道經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無羅漢亞伯拉罕爲之教祖、於是也攝即摩西爲之設法傳經、厥後、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宋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建祠於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古剎、以爲尊崇是經之所、故凡業是教者、不止於汴、然凡天下業是教者、莫不尊是經而崇是道也、是經文字雖與儒書字異、而原厥真理、亦皆常行之道、是故道行於君臣、君禮臣忠、道行於父子、父慈子孝、道行於昆弟、兄弟弟恭、道行於夫婦、夫和婦順、道行於朋友、朋友有信、道莫大於仁義、行之自有惻隱羞惡之心、道莫大

於禮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於齋戒、必嚴必敬、道行於禮拜、祝讚上天、生育萬物、動容周旋之際、一本於誠敬也、至於鰥寡孤獨、跛聾殘疾、莫不調恤賑濟、俾不至於失所、貧而娶妻不得娶、與葬埋不得葬埋者、凡婚資喪具無不舉焉、及至居喪、禁忌葷酒、殯歛不尚繁文、一不信於邪術、二不塑於形像、木態、循由天竺禮制、凡斗秤度量長短、一無所敢欺於人、求觀今日、若進取科名、而顯親揚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澤民者有之、或折衝禦侮、而盡忠報國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於一鄉者又有之、逮夫農耕於野、而公稅以給、工精於藝、而公用不乏、買志於守、而獲利於通方者、又有之矣、是故畏天命、守王法、重五常、尊五倫、孝父母、恭長上、和鄉鄰、親師友、教子孫、積陰德、忍小忿、成大業、戒飭勸勉之意、寓於斯焉、嗚呼、是經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斯、所以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義禮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態、繪之以形色者、徒事虛文、驚眩耳目、此則異端之說、彼固不足尚也、然而尊崇於經者、其知所本歟、道經相傳、有自來矣、自開闢以

來、祖師阿耽傳之阿無羅漢、傳之以思哈菴、即以傳之雅呵厥勿、各厥勿傳之十

二宗派、宗派傳之也、攝、即摩也、攝傳之阿呵聯、倫阿呵聯傳之月束窩、即約束窩

傳之藹子喇、即以於是聖教始傳、猶太國之字始明矣、凡業是教者、其惟以善爲師、

以惡爲戒、朝夕惕勵、誠意修身、齊戒節日、飲食可區、於經是務、而是式、尊奉而崇信

焉、則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稱、家家遂俯育之樂、如此即庶於祖教無

所負、而尊崇之禮無少忒矣、刻石於寺、垂示永久、俾我後人其慎念之哉、大明正

德七年孟秋甲子重建寺俺李高趙金艾張石公立

耶穌教

重建清真寺碑記

附錄

夫一賜樂業立教祖師、阿無羅漢、迺盤古阿耽十九代孫也、自開闢天地、祖師相傳、不塑於形像、不詔於神鬼、形像無佑、神鬼無濟、思其天者、輕清在上、至尊無對、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觀其春生夏長、秋歛冬藏、飛潛動植、榮悴開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師憫然悟此幽玄、實求正教、參讚真天、一心侍奉、精

專敬謹，那其間立教本，至今傳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傳而至正教祖師也。攝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載也。生知純粹，仁義俱備，道德兼全，經求於昔那乃西山頂，入齋四十晝夜，去其嗜欲，亡絕寢膳，誠意祈求，虔心動感天心，正經一部五十三卷，有自來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再傳而至正教祖師藹子喇色拉，以系出祖師，道承祖統，敬天禮拜之道，足以闡祖道之蘊奧，然道必本於清真禮拜，清者精一，無二，真者正而無邪，禮者敬而已矣。拜下禮也，人於日用之間，不可頃刻而忘乎天，惟寅午戌時三次禮拜，乃真實天道之理祖，賢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沐浴，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進於道經之前，道無形像，儼然天道之在上，姑述禮拜綱領而陳之，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靜而存養，默讚敬道，不忘乎天也，動而省察，鳴讚敬道，不忘乎天地，此教之所以望空禮拜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後，敬道後也，進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於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於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

也、俯焉敬道、道在邇也、終焉而拜道、敬在禮也、每月之際、四日齋戒、乃入道之門、積善之基、謂之入、則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始積累至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七日善終、週而復始、如書有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意、易有云、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噫、教道相傳、授受有自來矣、出自天竺、奉命而來、俺、李、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攝、左、白、等、七十姓、進貢西洋布、宋帝曰、歸我中原、尊守祖風、留遺汴梁、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列徵五思達、領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達重建古剎清真寺、坐落土市街東南、四至三十五丈、迨我大明太祖高皇帝開國、撫綏天下軍民、凡歸王化者、皆賜地以安居樂業、誠一視同仁之心也、惟是寺不可無典守者、惟李誠、李實、俺平徒、艾敬、周安、李綱、等、正經熟曉、勸人爲善、呼爲滿刺、師牧至今衣冠禮樂、遵行時制、言語動靜、仍由舊章、人人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親者、皆其力也、俺誠醫士、永樂十九年、奉周府定王傳令、賜香清真寺重修、中奉大明萬歲牌、永樂二十一年、以奏聞有功、欽賜趙姓、錦衣都指揮、陞浙江指揮、正統

十年、李榮等、重建前殿三間、至天順五年、河水淹沒、基址略存、艾敬等具呈、按照先例、奉本府承河南布政司劄付等因、至元年古剎清真寺准此、李榮復備資財、煥然一新、成化年、高鑑自備財、修后殿三間、安置道經三部、此華寺前後來歷也、天順年、石斌、高鑑、張暄、取甯波本教道經一部、甯波趙應承捧道經一部、賣至汴梁、迺弟瑛自備財、弘治二年、置寺地基一段、瑛與鐘托趙俊置碑石、俺都刺立基址、啟其端、諸姓捨資、置經龕諸物、器皿等件、周圍畫飾之用、壯麗一方、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牟尼、在道則有玉皇殿、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本教與儒教、雖大同小異、然其立心亦不過敬天尊祖、忠君孝親、五倫五常、三綱而已矣、噫、嘻、人徒知清真寺禮拜、敬天拜空、殊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今相傳、不可誣也、雖然、本教尊崇如是之篤、豈徒求福田哉、亦不過受君之恩、食君之祿、惟盡禮拜之誠、忠君報國之意、祝聖壽於萬年、皇圖鞏固、願天長而地久、風調雨順、共享太平之福、勒之金石、永傳久遠云、

開封增廣生員

金鐘撰

祥符縣廩生

曹左書

開封府廩生

傅儒篆

弘治二年歲在己酉仲夏吉日清眞後人立錄耶穌教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

附錄

寺僧景淨述

粵者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元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即上帝、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泊乎娑殫即撒但、施妄、錮飾純精、間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竟織法羅、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思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即彌賽亞、戡隱眞威、同人出代、

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圖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趨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大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內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

立要、辭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摸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跡騰祥、永輝法界、按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皇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歷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元綱、俱維絕紐、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撓、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疋、奉慶容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普倫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榜、額載龍書、

睿札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流、道無不可、所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賚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亨毒、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維新景命、化通元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靜專而怒、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金、始効節於丹廷、乃策名於土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大內、不自異於行間、爲公爪牙、作君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頰、黎布辭口之金、勵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

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餒者來而飯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土、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真主无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真元、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皆作、萬邦乃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元宗啟聖、克修真正、御榜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奉命、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月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祓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景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師竊恕、知東方之

景衆也、朝議郎前行臺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明史意大里亞傳

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辛巳、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真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見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諸番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亦有宴賞、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八月又言、臣等議令利瑪竇還國、候命五月、未賜綸音、毋怪乎遠人之鬱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懇切、真有不

願上方錫予、惟欲山棲野宿之意、比諸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豐草、人情固然、乞速爲頒賜、遣赴江西諸處、聽其遂谷深山、寄跡怡老、亦不報、已而帝嘉其遠來、假館授餐、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賜葬西郭外、其年十一月朔日食、歷官推算多謬、朝議將修改、明年、五官正周予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歷法、其所攜歷書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當令譯上、以資采擇、禮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請倣洪武初、設回回歷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測驗從之、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衆、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爲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十四年、與侍郎沈灌、給事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疑其爲佛郎機假託、乞急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衆、不下百萬、朔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在道、並有禁、今

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爲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至十二月，令豐肅及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命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叅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梵修學道，崇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回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諸處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其國善製礮，視西洋更巨，旣傳入內地，華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啟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其人亦爲盡力，崇禎時，歷法益疎舛，禮部尙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叅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即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歷元，名之曰崇禎歷書，雖未頒行，其法視大統歷爲密，識者有取焉，其國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在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尙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

輩、首好其說、且爲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時著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諸人、華民方濟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利亞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人、陽瑪諾、波爾都瓦國人、皆歐羅巴洲之國也、所言風俗物產、有職方外紀諸書在、故不具述、

第二章 教會立基時代

自主後一八四二年

一 引起 羅馬教雖已入中華數百年，得信徒數十萬，而猶未足大顯基督之眞光，發揚救世之大道。迨耶穌教倫敦傳道會之教士馬禮遜君入中華，而後中國始可謂直沐耶穌之教化，而爲近世布道之一大紀念。士生今日，目擊東西交通，舟車利便，萬不易理會到百年以前，四海未通，吾國固拒外化，其謹嚴無以復加之狀態。卽當日泰西之士，尋常亦視支那爲遠方絕域，有生去而罕生還。凡有志獻身奉救主之名而來者，鮮不斥爲狂熱之士，譏爲多事者。然上帝不棄吾兆民，聖道卒布於震旦，吾人繹其歷史，有不得不欽頌天恩之廣大無邊焉。

二 第一教士 先時英國之商人，雖通市於廣州久，（按東印度公司與中國通貿易，始於一千六百八十年，即康熙十九年也。）商人重利，無遠大志，罕考察吾國內情者。乃西方信士，亦墨守成規，不作遠方布道之計畫，故數百年來，無以道傳中華者。一千七百九十五年，英京倫敦傳道會（卽俗所稱倫敦會）是也，此雖諸教會

所協立，然公理會居勝勢。既立，教會翹首天外，籌遠方布教之地，會大英帝國博物院中，發現中國文字之鈔本一冊，因而英之教會中，遂注其意於中華。該鈔本係公理會牧師莫師來君所發現，所鈔者即新約之大半。稿前有附記曰：此稿以一千七百三十七八年間，作於廣州，爲某爵之物，蓋某爵之遺籍，盡入大英帝國博物院，爲其圖書庫之起點也。當時舉英之全國，通華文者，祇斯當東一人而已。斯曾於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副馬憂爾尼來華，謁京師，歸而著游記，詳述中國內地情形，英人讀其書，始知中國之詳，教會布教之精神，亦因此大受激刺。一千八百零五年倫敦傳道會之會計員哈嘉思君，向會中諸董事，提議中國之急需救道，因請速籌傳道之計。最初之計畫，擬派教士三四人，先駐檳榔嶼，以爲立足之地，因中國尚嚴通海之禁，而於教士更深惡痛斥，不遺餘力云。當時決議擇年長有閱歷之教士，爲衆人之領袖，議延素日傳教於南非洲之范德堪任之。然謀議三年，求犧牲遠東之士，乃僅得馬禮遜一人而已。馬公者蘇格蘭長老會之傳道士也，曾由寓倫敦之

華人應三台、Iung Sam-Tak 略習華語、手鈔博物院內之新約鈔本。又自王立公會、假得拉丁文華文字典之鈔本、亦手錄之。馬既以身許倫敦傳道會、慨任布教之義務、會中至此又小改其方針、令馬公入廣州後、首以繙譯聖經爲務。

三 馬禮遜來華 馬公時年二十有五、備任傳道之工者、已三載於茲矣、受命後、毅然成行。時英倫東航之舟、咸隸於東印度公司、公司審公之行、爲傳道計、私心恐於商務不利、不准乘載其舟。公乃西渡大西洋、至美國、擬由彼轉航至中國。美之國務大臣麥迪生與以介紹書、挾之見廣州之美領事、領事置公於美商行棧中且一年。羊城與澳門之西商、陽雖與公周旋、然陰實忌阻之。公處其境、危難無以復加、屢遭困辱、壯士亦當灰心。習華字、無寸鐵可供指揮、華士授語者、輒被捉去受死刑、其危難之景可想。公雖英人、而與美人處、以美人爲居民所惡、較之英人爲滅也。居不滿一年、與他英人同遭有司之驅逐、移居澳門、而君且病矣。

四 馬君之困境 一千八百零九年、君娶在粵英商某君之女、有家室之樂、又幸

得東印度公司禮延爲譯員、年俸二百五十金鎊、(每鎊略合銀十圓左右)、公始得安居營業、且得多與華人酬酢、皆爲有裨其布教之手段。然西商之同旅者、猶以白眼加公、不重公之布教主義、無以好言相慰問者。公生一子卽殤、華人禁不使葬、而夫人又病危、公之處此、其信仰與勇敢、幾不能堪所遇矣、然猶孳孳編華文典、譯華英字典不已。一千八百十二年、文典告成、寄印度之孟加拉市付刊、問世三年、始得人顧問、歎爲空前之大著作、公又著小冊子一、問答書一、譯使徒行傳與路加福音而刊行之、澳門之羅馬教監督、得而焚之、以爲邪說背道。中國之士林見之、又大譁、以爲異端潛入、因由官吏出示、嚴禁傳布、士民有助教士傳布者、殺無赦。

五 米憐東來 馬理遜公正獨居愁城之日、米憐氏夫婦東航來華、爲之助、正一千八百十三年也。米氏居澳門不及二星期、乃葡員下逐客令、令卽日出境、英商無以同國之感情、而一援手者、當日英商重利而懼教士、開通風氣、阻塞商務、亦殊可笑可憐。米氏去澳門、入羊城、埋首攻華文、日夜不輟、天資旣敏、用力亦勤、故卒通之。

西士嘗述其論學習中文之難、有語曰、凡西士之通華文者、其人必軀若銅、肺若鐵、頭若橡木、手若精銅、目如鷹、心如使徒、記憶力如天使、壽如馬士撒拉而後可。此語雖可解頤、然初代教士習學華文之難、卽此可見一斑。

六 移駐南洋 一千八百十三年之歲暮、新約譯本告竣、馬米二君、見中國猶無立足地、因決計於東印度之島嶼、或馬來半島、選擇一適中之地、以爲布道中華之根據地、庶西來教士可於此駐足、習學漢字、并招致華人之信道者、受眞道之教育、備日後反華境傳道、免如西士之易致嫌忌也。米君乃巡回爪哇島馬來半島之間、爲時計七八閱月、始選定麻六甲爲布教之首區。

七 中國第一信徒 一千八百十四年七月十六日、馬禮遜始爲第一信道者、蔡阿耆施洗於山足清泉之內、避人目而行禮、懼生阻力也。時適馬公來華七年之後。公日記中有句曰、願彼今日受洗之人、爲後來數百萬得救人之前驅云云。蔡自公東來、卽隨公後、三年與公同從事於翻譯新約、見道益明、卒願皈依救主、然性質猛

烈、常與人齟齬、迨聞道則又自悔、猶有可取、受洗後五年始卒、始終守所信仰。

八 全經譯成 一千八百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馬米二氏合譯之聖經全書初稿告成、後復詳行修繕、而後付印、至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印竣、而米氏已先一年卒、不及目見之矣。其爲書凡二十一冊、馬公將之歸國、於明年大英聖書會年會之期、躬陳會場之案上、以昭鄭重、且於陛見英皇佐治第四之際、奉獻一冊、皇亦嘉納之。全書刊費約十萬餘圓、俱爲大英聖書會所資助焉。君之成此大工、其爲時約十二年、按當日之情景爲時尙可謂爲促短。一則因其在英京所得新約鈔本、含有四福音書合參、保羅諸書、及希伯來第一章、公多因之。一則米氏來後爲公分勞、六十大篇全經之中、公之手筆計三十九篇、餘則米氏筆也。馬公成此不世之盛業、名聲因之大起、各傳道會無不致書加賀、然先馬禮遜氏譯經而刊行者、尙有馬、什曼本在先。

九 馬什曼之譯本 馬什曼者、與賈利花德二人同爲近世印度創始傳教之偉

人。馬什曼君以一七九九年抵印度，與加爾各搭市大學華文教員勒撒耳君，（其人爲土耳其國之阿米尼亞籍，生於澳門，通華文）同譯成華文聖經全書，於一八三〇年付印，故出世較馬禮遜君之本爲早，其文理與馬禮遜本，多有相同之處，而略遜，稱上帝曰神，聖靈曰聖風，洗禮曰蘸。馬什曼君大旨尙能達意，夫以從未踐中土之英士，能以十五年之勤勞，成此大著作，其志之宏，力之偉，爲何如乎。

十 麻六甲之英華書院 米憐君既駐麻六甲，遂於一八一七年立英華書院，實爲馬公之擘畫之一事。米君爲院長，馬公首捐銀萬圓，以爲基本，并約五年之中，年捐千金，以爲經費。倫敦傳道會助五千金，屋宇之基地，則東印度公司所撥與也。該院之目的，在使西士得攻中文，華士得習西學，薄取修膳金，貧者資助之。一八一八年，院之礎石成立，一八二〇年，米氏先立預科，收義學生一百人，以爲大學之預備。米氏卒後，歷任俱教士主院事。迨一八四十年，五口通商通商之約訂定而後，該院遂移至香港焉。

十一 米氏之生平 米氏之卒爲年祇三十有七，氏亦蘇格蘭人，生於一七八五年，少時苦學，二十歲立志爲傳教士，營業五年，以養母妹，繼入聖道院肄業，一八一二年，受牧師職，遂來中華。一八一三年七月四日，抵澳門，居十日，爲葡吏所逐，託眷於馬禮遜，一身移居廣州，習中語六月，旋下南洋羣島，布散勸世文及新約零本，卒主持英華書院學務，潛心著述，除聖經之外，其所著兩友相論一書，最爲著名。

十二 梁阿法 聖教初傳中華二十五年之間，華人歸主者，十人而已，其第一人蔡阿耆已見上文，餘人最著者，當推梁阿法。其人甚有才幹，任傳道者若干年，熱誠不衰，且著勸世文數種，一千八百三十年，梁與其徒左阿綱，入內地，隨考試而分送勸世文，對士林講道，計巡回七百餘里，送出勸世小冊七千本，此實爲內地傳教之第一次，按梁至一八五五年始卒。

十三 蒙古傳教 倫敦傳道會既派馬禮遜等氏自南路布教於中華，同時更作自北路布教於中國之謀慮，因於一八一七年，簡史道耳氏雷慕氏，循俄境至耳資

克、習學蒙古文字、其後繼來者若干人、至四十年、俄國希臘教會、禁止此舉、故不得竟其事、而新舊約已俱譯成、今所用蒙古文之聖經、卽此本也。此爲耶穌教第一次傳至蒙古之沿革、其後吾教雖止傳、而希臘教會遂繼其後、未始不因吾會之所以激起之也。

十四 美國教士來華 方馬禮遜君之來華也、與之善者多美商人、有航海爲業者阿立番氏、尤樂於贊成。其舟往來中美之間、凡教士求載者、不取資、誠商人中之巨眼也。美人因熱誠於布道者、故美國布道會、旋亦步英國之後、遣教士來中國、爲之倡率者、則在美設立最久之美部會也。（美部會一稱公理會、其立於一八一〇年、在倫敦布道會之後十五年）一八三〇年首次東來教士二人、曰裨治文、曰雅裨理、以是歲二月抵廣州、裨君後爲設立馬禮遜教育會及廣學會之舉動者之一人。一八三二年設英文報章、研究中華事實、以勵有志之學人、譯經著書、并傳聖道。雅君曾週歷南洋諸島、考查古代荷蘭人布教情形。一八三四年、君以事游倫敦、

對大衆演講中國女子之黑闇狀態、英國之遠東女子教育會、卽因此而成立、因教士未能入中國內地、故該會於麻六甲境、立女子學校五所云、繼神雅二君之後者、爲衛君三畏、於一八三二年受美部會簡任、東來掌印刷事、其人博學善教、攻苦異常、後爲北京美使署參贊、著中國考二大帙、及漢音韻府一冊、俱爲空前之大著作。

十五 郭士獵之巡回傳道 自倫敦會首傳道於中國、其後占第二位置之榮者、實爲歐洲之荷蘭布道會、其會於一八二七年、派郭士獵君東來、駐爪哇之巴達斐亞城、得倫敦會教士麥都思（麥於一八一六年東來麻六甲）之助、肄習巫來由語及漢語。自一八三一年至三五年之間、曾作七次游歷中國各處之舉、到處分書傳道、會乘釣船北抵天津、見無機可久居、祇布散勸世文而已。郭君回歐之際、於英德諸國、廣演中國缺少眞道之情形、大激諸國信徒之心、布教中國之念益堅、如德之巴陵女布道會、巴色會、禮賢會、英之勸醒華會、（創內地會之戴德生君、初受此會之派、來華傳道）、馬來文會之始傳教於西藏、皆郭君一人直接間接之所感動、庸

非中國教會先哲之一人歟、後卒於香港、其墓碑稱之爲中國之使徒、非溢美也。

十六 馬禮遜卒 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始傳耶穌教於中國之教士馬禮遜、卒於廣州。馬君來華二十七年、可謂以孤身處危境、獨播眞光、以米憐來助之、寓華九年、卽卒。美部會教士於其死之前三年來華、可謂同調、然不久皆駐南洋。二十七年之中、君祇於一八二四年回英一行、其餘之時、則孳孳不倦、無非爲布道中華起見耳。二度斷弦、離家室六年之久、其所處之境、不勝淒涼、亦可想見。雖有倫敦會簡來教士十餘人、俱駐南洋各處、不得入中國境、而君當此獨立之時代、成功不爲不多、著書大小三十種、立書院一、米憐氏稱之曰、其耐苦足以勝百艱、其勤勞不辭千辛、其謹慎時時戰兢、其肄習常自靜修、誠記其實也。馬君死後同志哀憐不已創一馬禮遜教育會、籌款以興中國之教育、作爲君之記念、十餘年後、因乏款始止。

十七 麥都思 繼米憐君來華者、有麥都思氏、亦駐麻六甲、修業最勤。馬禮遜君死後、因至廣州一游、旋北上、循海道至山東境、仍返南洋。待五口通商後、居上海十

三年、傳道著書不輟、始著三字經一書、仿中文以課初學、生平著作中西計九十種、與馬米同傳、爲中國開耶穌教之偉人、與印度之賈利馬什曼華德並稱。

十八 以醫布教 馬禮遜死之年、美部會醫士伯駕君始東來、在新架坡、爲華人診疾、旋入廣州、明年十一月四日、遂開中國之教士醫院第一所、尤注意於眼科外科、其初、華人頗懷疑懼、不敢輕爲嘗試、迨試之奇驗、則又贊譽不絕、至今猶爲布教之要部、馬禮遜亦曾作施醫之舉、得東印度公司之二醫士襄助爲理、至一八三二年、其事中止。又一八三七年、東印度公司之醫士考來治君、亦曾自備資斧而施醫、五年而後已。一八四一年、英兵據甯波之舟山、有傳教士駱克哈在島施藥、迨明年和局定、乃遷至上海。

十九 印刷局之起點 初馬禮遜在澳門、倩梓人刻印聖教書、曾二次爲迫害者所毀。一八一八年、馬君遂與米憐君在麻六甲設一印刷局、兼用木版銅版印書、其後移至香港。一八三四年、教士在廣州立一學識廣布會、得會友數十人、以著印華

文書籍爲宗旨、未數年、卽解散。

二十 女教士 一八三五年、雅裨理君途經倫敦、而演說東方女子之苦況、倫敦之信女、因會集而立東方女子教育會、以在南洋各埠立學教中國與印度等處之女子爲目的。然先此於一八二五年、已有葛蘭德女士、在新架坡開設第一中國女學校。其後一八二七年、有牛慧姆女士、得隱名女善士之資助、東來麻六甲、設女塾。女士後嫁郭士獵、華來思女士繼任、掌女塾十所、其八所皆收華人。華女士尋爲郭士獵君繼室、復有他女士繼其任、先輩女士之布教於華女者、以阿爾德女士爲著、(甯波稱之曰馬利姑娘)以其爲入華女教士之第一人也、女士家小康、爲東方女子教育會中領袖、本擬於一八三二年、隨教士等東游、以事未果、至一八三七年、始偕麥都思氏夫婦、至麻六甲、卽往爪哇島之蘇拉排雅、設女塾、教中華女子六年、始北上香港、會五口通商之約既訂、女士遂於一八四四年至甯波、開設中國第一女學校、甬上之人、至今猶稱道其德行不衰、女士初出已資辦學、數年後則力不能繼、

始動教育會中公款。一八五七年、以病游澳洲、卒於客中。一八九九年、該會并於英聖公會、不復另立。

二十一 本期結論 計自一八〇七年馬禮遜初入中國、至四二年南京立約之間、西教士之東來有志布教於華人者共五十七人、罕得入中國境、多祇棲於南洋諸埠。先後謝世者十人、以故告退者十五人、故當四十二年之際、留東者共計三十二人、此五十七人者、分隸倫敦布道會、荷蘭布教會、美部會、美浸信會、美聖公會、英聖公會、美長老會、及馬禮遜教育會、凡八會云。

預備之工、所成就者、爲華英字典、漢文典之印行、兩友相論及若干小冊子之成書、伯駕氏之施醫院、美部會印刷局之成立、英文中國雜誌之刊布、此報即爲今日美華書館刊行英文之教會月報、而考此期之末年所有之中國教友、共祇六人之數而已。

第三章 教會萌芽時代

自一八四〇年

(一曰五口通商時代)

一 通商訂約之始 初英之貿易於東亞、以東印度公司爲之主幹、及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公司所領國家之憑照期限已滿、英廷以種種原因、不准再展限、該公司遂歸消滅、各商咸得自由營業。故運鴉片來華、其數驟增、中國官吏深惡之。會英王派大臣律勞卑氏至粵、爲商務監督大臣、粵之大吏素狎英商、律之至、不知爲大員、不敬也、并疑非其國王所遣、派員押回澳門、時人皆議嚴拒煙之禁、然因昧於時局、故遂有閉海之議、斷絕商業、私運益充斥、中英二國、遂如水火。一八三八年、林文忠公受命莅粵、決意禁煙、焚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計值不下二千萬圓、其手段之決烈、至今猶令人讚歎不已、然絕英人之商務、則英人所不甘心者也、而戰禍遂起、英之師船、擾及沿海。一八四〇年、據甯波府之定海島、明年陷廈門、再陷定海島鎮海縣。次年兵威且及慈谿縣、分兵犯乍浦、寶山、上海、鎮江、進逼江甯、東南

大震。政府厭兵，因有南京之訂約，許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傳教由官保護，不得刻待，香港劃歸英轄，償款二千一百萬兩，戰事至此而彌。其後一八四四年，與美國定約，於一八四五年，與法國立約，俱有保護傳教之語，而以前所出禁止教會之上諭，俱爲陳迹矣。

二 傳教之新機 五口通商之約既定，而耶穌教會傳教之事機，爲之一變。當馬禮遜君之逝世也，居中國境內之傳教士，祇裨治文與衛三畏二氏而已，蓋餘人俱居南洋及澳門，未嘗能入中國境內也。當此新條約既立之後，諸教士因遂北入中國，同時傳教會之派人來華者，且得十有二會云。

三 香港之教會 一八四二年，美國浸信會之勞白知氏、雪克氏，首自澳門移至香港，遂立南省浸信會之基礎。勞君曾遇太平天王洪秀泉，與之論道，洪請受洗，勞氏察其志，不之允。雪氏後返美，加之釐福尼亞省專傳教於華僑。明年，倫敦會亦移印書局及英華書院於香港，時理雅各爲院長。君自一八三九年東來麻六甲，即肩

此任、旅港三十二年、講求繙譯、孜孜不倦、卒譯成英文十三經、爲華語學者之山斗、榮任牛津大學之華文教授。當時倫敦會教士與理君同在香港者、有滹約翰博士、與合信醫博士二人焉。合信氏既設香港之醫院、以一八四八年、至廣州、與駱克哈同、同辦醫院、遠近大受其賜。合信氏爲馬禮遜之婿、著醫書五種、爲全體新論、婦孺新說、博物新編等卷、得江寧古文巨子管同異之爲之文、故其書極雅馴、得國人之信服。

同時他傳教會之至香港者、尙有數會、英聖公會其一也。溯該會於一八三五年、即有遣人來華傳道之志、司會事者、函詢馬禮遜君一切情形、書至而馬君已逝、郭士獵代答、以爲新嘉坡與杭州、俱可爲布教之區。一八三六年、會中因派史瓜爾氏東來、察看情形、居新架坡與澳門。一八四〇年、中英失和時返英。一八四四年、又有史密斯君來港、傳教二年、因病而歸、後繼無人者若干年、而後復有教士至。德國巴色會於一八四七年至港、其主義乃深入內地傳教、以香港爲運轉退休之

所、總幹事員駐之。亦有公會、聚客家信徒百五十人成之。傳教士韓培克氏、首入新安縣之黎郎村、因村人有名江應者、聞福音、深受感、一日懷杖見韓君、乞其杖已、以平其良心之自責、韓告以贖罪得安之正道、其人心大和平、立志以此道告人、因返本村、宣布眞道、得戚友之信從、遂爲後日教會之基礎、今其會在廣東一帶、有教士五十人左右、有信徒八千人云。

四 廣州教會之進步 廣州受教士之化最早、然以禁令之嚴切、故教士除譯書以外、未能大有影響、今則奉正當傳教之明文、而後始得大舉傳道。浸信會勞白知自香港至、又有雪克君、自一八三六年、已來澳門、至是亦轉駐廣州。未幾南北浸會分立、南浸會因添派葛勞敦與畢而息二人、於一八四五年至廣州。葛氏至華不久、患痘症卒、畢氏不服水土、北居上海、其後教士之來者數人、迨一八〇四年、紀好彌君至後、會事始有常規、日興不已。美部會因戰事、亦止其工、今則復舊。（在粵稱曰網紀慎會）長老會自一八三八年、即遺宓何二教士至華傳道、以海禁未開、駐新

架坡、設堂傳教、兼著書籍、至是亦北移入粵。然二教士中、必死何病、新任者代之。其後哈巴氏以一八四四年至、傳道設學、俱極熱心、今日嶺南學堂之發軔、即爲此老之所經營。又嘉約翰醫士以一八五四年至、立博濟醫局、續伯駕醫士之遺烈、而光大之、廣授學生、繙譯書籍、蔚然爲中國醫林之柱石、後又創設瘋人院、以拯無告、二公者、皆嶺外教會之先哲也、故不可以不誌。

一八五二年、英國惠斯禮會初名未失禮會、今改名循道會始派柯克私君至廣州宣教、五六至五八年、因中英戰事、移居新架坡、避烽火、至一八六一年、再來中華。

五 廈門始立教會 廈門之教會、溯其始爲雅禔理與文惠廉二君、於一八四二年至鼓浪嶼爲起點。文君不久升授監督、移教會至上海、故棄廈門。雅君久駐廈、爲廈門教會之最始、初歸美部會管轄、至一八五七年、分屬大美歸正會、又於一八四三年四四年間、美長老會之海陸二君、曾來廈門傳教、旋移交歸正會、而亦去廈門。一八四四年、倫敦會史德郎氏弟兄二人、至廈傳道、并至四鄉廣演、一八五〇年、并

立華英學堂，以授學者。一八五一年，始有英長老會之賓爲廉君容君來廈。按賓君爲熱誠之信徒，初本有志布教於印度，一八三九年在蘇格蘭提倡大奮興之舉。一八四七年，自請來華，公會許之，遂爲該會之第一傳道。先至香港廣州，備嘗艱苦，至是始移駐廈門，改所習之粵語，而操廈門土音。其後四年，更有杜拉斯君至，主持會事，而賓君得遂其遨游布道之志。一八五六年，至汕頭創立教會，今其地，英長老會之教務亦盛。

六 福州始立教會 開福州布道之門者，爲美部會之張生君，其時在一八四七年正月二日，正張君東至暹邏之曼谷對華人傳道十三年之後也。同年，弼君亦自曼谷來，離美已五年矣。其後十年中，該會教士之來閩者，男女計十三人，而及十年之末，則僅五人在耳。夏察理先生（一八五三年來華）記當日，至福州之難，謂已與妻抵香港，居三星期，始得英之軍艦，載至廈門，船價約二百圓。居廈門月餘，始得裝洋煙之船載之至福州，船資三百餘圓，其行路之難可想。夏君又言福州傳道十年，

始得一人受洗，即杜立德（一八五〇年來華）所設學堂之教員，杜君以一八五三年創設學堂，即今格致書院之基址，次年杜夫人創設女學校，即今女大學堂之權輿也。

美部會既入福州之明年，四月四日，美以美會柯林君白君來閩，得美部會之延接，數年之後，教士踵至。一八五六年，造眞神堂，而天安堂之地址，亦於彼時界定。一八五七年，始得年四十七歲之陳安受洗爲教友，距該會教士初至之日，已十載矣。一八五九年，於距城三四十里之桃田鄉，始設講堂。福州并立育嬰院與女學校云。

英聖公會於一八五〇年，簡韋翟二教士來福州傳教，居城內五仙山之廢寺，宣道十年，未見成效，在倫敦之司會務者，幾欲棄之而專注意於寧波，以甬上教會，當時大興也。幸有醫士至，施醫傳道，得信者二人，原議遂中止，今則閩省英聖公會大盛。與英聖公會同年至福州者，有瑞典布道會教士法艾二君，其年十一月十二日，乘小艇沿閩江而下，就洋船辦事。明晨反棹，中途遭劫，法君爲盜所殺，尸投江中，艾君

泗水而免，然亦受創，終身不治，故其公會遂中止。

七 寧波始立教會 五口之中，當日推寧波居勝勢，故美北浸會瑪高溫醫士，首於一八四三年三月抵澳門後，徧察香港福州，而終來居之，以十一月十一日抵舟山，數星期後，移居寧波。瑪君自記曰：余以十一月一日至寧，孤身入生地，一人莫識，求一通譯者，竟不可得。夜中潛入城內，居賈人家數日，求賃屋無所得，氣索，將返舟山，忽一商人聞余之願施醫也，以己屋賃予，不取資，余遂留甬。馬君居三月，就診者一千五百人，其後馬君游印度娶室，至一八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始再至甯。一八四七年，羅爾梯君至，二年後高君至，（爲高雪山君之父）已在曼谷傳道於華人八年矣，其後那爾敦高雪山秦鏡等踵至，其中至今猶有存者也。

當瑪君游印度之時，美北長老會之教士麥嘉締君，以一八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甬傳道，先抵舟山，時舟山有英兵戍守，阿女士亦在島中，麥君得見之，武員爲之僱舟，送至寧波。初居江北岸，後移至城內廟中施醫，其後阿女士亦自舟山移甬，設

女學校，遂爲入華第一之獨身女教士，出其私產，開最先之女學校，計居華十六年，所裁成之女學生，實繁有徒，至一八五七年，始與長老會女塾合。是年又有衛君婁禮華君至甯。次年，長老會設於澳門之印書局，遷至甯波，是曰華花印書局。柯君主其事，後於一八六〇年遷至上海，爲今之美華書館。同年立男學校，并設華人之禮拜。明年，柯夫人又立女學校，教會之景象，日有進步。所可惜者，一八四七年間，婁君乘釣船至上海，會譯聖經，事竣而回，途中遇盜，葬身魚腹。初立之教會，驟失此臂助，其哀悼有過於尋常者。當是時也，中國全境，可稱尙無信徒。一八四十四五年之間，衛君始爲一汕頭人阿波施洗，其人自在暹羅，卽已聞道，至是久經衛夫人之訓導，信心已有明徵，故爲之施洗。其甯波土著之首先入教者，乃男學堂之學生，曰袁可均，於一八四六年受洗。其人後背道，四十餘年而卒反正，亦甬上教會之佳話也。其後會事日盛，至一八五九年，已有公會一，支會三，中國傳教士十一人，教友九十三人，教士抵是時始得入內地傳教，當此時代之教士，麥婁之外，如孟丁元、掛德明、

蘭顯理、丁韋良、倪維思、陸禮遜（又一人，非首入中國傳教者）諸君其遺愛皆在口碑焉。

至寧波宣教之第三會，爲英聖公會，實以一八四八年五月十三日開始，第一輩之二教士，則戈布德與陸賜也。陸後昇任北支那監督，傳道三年，得二人爲教友。

一八五三年，開創內地會之偉人戴德生君，始至寧波布教，奉勸醒華會之派遣也。該會設於倫敦，乃因郭士獵君至英，演說中國黑暗情形而激起。與戴君同行者，尙有仲君一人，戴君未幾年後，回英重立內地會，而來華宣道，浸成傳教會之大團體，而勸醒華會之工，亦遂轉歸內地會云。

八 上海始立教會 倫敦會乘海初通，盡移其麻六甲及南洋之教會至香港，因派麥都思、駱克哈二君開手於上海傳道。二君以一八四三年至上海，傳道與施醫之工並行，并設小印刷局，發布聖教書，今上海中央之麥家圈，即因麥君而得名，而天安堂則舊日西人合同集會禮拜之處也。（今則在蘇州河旁新天安堂，當時米

憐之子小米憐君，且曾至甯波傳道若干時，而終去之。一八四七年慕維廉君偉力亞烈君至申。一八四八年艾約瑟君至申。諸君者倫敦會駐申教士著名者也。當時五口准居留西人，內地尙嚴拒不准入。麥君於一八五〇年間，服中人之服，長入內地，徧歷江浙二省之北段，及太湖附近。小米憐君亦曾作如此之旅行，以爲內地傳道之先聲。駱君至上海之年，即在城內設一小施醫局，其後踵事增華，成今日之仁濟醫院。一八五七年合信氏曾來理院事，二年而告退。

英聖公會施麥二君，於一八四四年至上海布教，而美聖公會於一八三五年，即已遣駱韓二君至華傳道，既不能入，轉駐爪哇島之巴達斐亞市，對華人傳教。一八三七年文惠廉來助之，一八四二年五口既開，該公會移其布教區至廈門。參見前文第五節

一八四四年文君回國，受監督職，明年侶教士九人東來，移廈門之教會至上海，自後遂爲該公會布教中區之一。該公會之第一教友爲黃君江彩，君泉州之同安人，文君在廈時即知之，挈至美國，於一八五一年受洗，後同文君東來，學爲傳道，任該

會第一牧師、主理救主堂公會、至一八八六年始卒、今上海有文監師路、一曰蓬路、即記念文君也。一八五一年、有費女士、始設男學堂、爲日後聖約翰大學堂之遠根。其後美南浸會晏馬太君、以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二日至上海、繼廣州而設該會之布教區。十月中、已寓廣州十年之雪克君來助之、自廣州攜華傳教士楊馬二君來申、相助爲理。十一月六日、西士六人、華士四人、成立上海第一浸禮會。其後傳教與教育二事並盛。一八五〇年、始於內地距滬三十餘里之夏家橋立一講堂、是耶穌教會在內地建築講堂之始。

一八四七年、安息會始來中國傳教、卡華二君、實膺其任、居六月、設學堂、收教友四人、一八五〇年、始立公會、卡君居城內、設講堂、華君構小舍於西門外、即今教會之所在。

其明年監理會之首次來華教士戴君蒞申、而秦荆君繼之、至一八五四年、藍柏君、一八六〇年、林樂知君至、會事益有端緒。

美北長老會既以寧波爲布教區、後見上海之爲市、駸駸有日上之勢、因亦作設立布教區之議。於一八五〇年、自寧波調克陞存韃德二君至申、值太平之亂、申地教務、受阻不前、亂定乃復振。一八五五年、長老會設學堂二所、即今清心男女學堂之基礎也、范約翰君以一八六〇年至申、今尙健在、專辦聖經書會事務。

九 太平之亂 粵西洪楊倡亂於一八四九年、糜爛東南、一八五三年、據金陵、江南一帶大亂、上海又有土匪起事、故申甬二處教士、屢冒矢石、臥不安枕、然仍體救主之心、救助內地逃亂之民、不遺餘力、因此而保全身家性命者、不知凡幾、亦教會史中之盛績也。

十 本期結論 本時代之始、中國教友共祇六人、傳教之事、實際並未舉動、本時代內、諸大布道會、始來中華、即向之盤旋南洋各埠、不得入中國境者、今俱折而入華、故教士之數驟增、而所關之境、又分占數省、土音不同、景況頓異、當日傳道之困難、非今人所能理會、如航海之久長、舟中飲食之缺乏、賃屋之不易、華人猜忌之嚴、

俱使窮受之者，如日處桎梏之中。明恩溥氏曰：當日之教士，幸得鬼與鴉片之助，以有鬼之屋，人不敢居，西人乃得賃之，吸鴉片者，勢必傾產，故亦不擇人而售屋。

此十八年中，新來中國布教者共十七會，并前存者共遣教士一百六七十人，妻室不計，然於此十八年中，死亡與告退者，近七十人，當時布教會之今已廢絕者，亦不下五會云。

溯自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六〇年之中，教會雖已誠入乎中國之境內，然其時教士宣道之區，除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埠之外，其餘諸地，殆可謂難越雷池一步。此五埠者，俱爲貿易要市，故教會因亦遂於此立治會之中樞焉。此外香港亦成巨市，故各教會之機關，亦滙集於此。丁此際，教會各項工夫，亦較之前期，略有進步。一爲重譯聖經，蓋一八四三年，英美二國教士大會於香港，決議改譯聖書，派麥都思、文惠廉、麥禮華、小米憐諸君爲委酌。後因爭上帝與聖靈之名稱，（此爲中國教會史中一大公案，今不能詳也），委酌分二黨派，各成譯本一通，由英美聖經會分印。

行之。二爲編著小冊子，較前更新穎而精善。三爲演傳聖道，雖蒙明諭核准，而困難殊甚，教士到處無不受唾罵喧逐，石擲泥污，所賃之講堂，屢遭殘毀之禍，傳教士惟有忍氣下聲以勸導之耳。傳道之難如是，故當日之信徒，亦非尋常無志之徒，蓋俱經歷迫害，堅信不磨者也。統計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省之內，傳教公會之數，較之前期已自七而增爲十九，教士共計一百六十人，每人所得信徒之中數，殆不及六人也。然於他方面而觀之，則此十八年中之成效，不可謂之渺小矣。

第四章 內地布道時代

自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十年

一 湖廣布教 一八五八年天津和約成，風聲播於泰西教會，大激起諸信道者布教之熱誠，益作深入內地之志願。當一八五八與六〇年之交，英國兵艦，每每溯長江而上，在上海之倫敦會教士慕維廉君，乘之徧勘武漢一帶形勢，回申後即謀分員駐漢之計，卒使楊君格非前往，遂爲中國中央部傳教之開始。時在一八六一年，漢口一埠正於是歲開作商埠也。楊君宣道最勤，周年巡行各處，自一八六〇年爲第一人開手施洗之後，教會日興。其後一八六四年，分支武昌孝感等處，一八六六年於漢口設醫院，其後亦分支各邑，蔚然爲中國倫敦教會之中堅。

楊格非君至漢口之明年，二月二十一日，循道會之柯克私君，踵至漢口傳教。

柯克私前

在廣州見前章四節

楊君歡迎之，爲之定居處，旣而分漢口之境爲二區，作二會傳教之域。柯

君擇上游漢江之畔一帶，楊君取下游長江之畔。楊君更因柯君習粵音，不解官話，因倩柯君自擇其所有少年教徒十數人之一，以爲臂助，柯君因選朱少菴君。朱

君在一八六一年受洗，爲中央支那第一信徒，從柯君游，二美相合，柯既能深造於官音，朱亦得柯君之助，日進於經學，後爲中央支那第一之牧師，善說教，議論風生，一座傾倒。一八九九年始卒。一八六四年，同會史醫士至，爲中國中部之第一西醫士。一八六五年，李修善君至，李君有盛德，教內外無不冠以善人之號，會事亦日興。自其於一八六五年東來之日，至一八九六年升天之日止，君於循道會之各項精神，無不注到。君家本小康，然自奉甚儉，歲入所餘，盡供天國之正用。不第取用其子息而已，卽當其下世之年，產本亦已將罄盡，蓋以購買公產及周濟貧乏也。其於周濟貧乏一端，尤有熱心，因熟誦聖經有所心得云。一八七七至七九年，北省大饑，公施賑不遺餘力，并爲教會得一佳士，卽席勝魔君是也。其生平見席勝魔記一八八六年，又創立馨人院，延北京穆雷君之徒俞德見授之。一八九五年，湖北大水爲災，鄂撫譚君欲官賑之得實濟，因託李君放之，其見信任於時人如是。然君亦因此番勞動，染疫疾，以一八九六年四月十八日逝世。循道會自漢口徧傳附近各處，亦俱興盛。

二 直隸傳教 同時倫敦會又作北省布道之舉動。艾約瑟君已於一八五八年，偕慕維廉君北上傳道，足跡及黃河之南岸。一八六〇年，又嘗偕楊格非君陸行至煙臺。但於一八六一年，始久駐天津，爲直省傳教之先聲。駱克哈醫士繼至析津，旋任公使署醫官，居京師。一八六二年艾君亦至北京，爲第一信徒施洗。因在京傳道。而天津教會由李思君治之。一八六四年，德貞醫博士繼駱之後，掌醫院事。

英國之聖道會，爲循道會之分支，素以布道著名，於一八六〇年，派賀爾與印那孫二君航海六月，來華傳道。初遊蘇州，見無入居之機緣。因以一八六一年三月，北上天津，在城內開講堂，設義塾。有葛沽士人胡恩第君相助傳道。教會分設大沽等處，并及山東之樂陵。按樂陵得道，在一八六六年，其事甚爲奇特。蓋在樂陵有一人夢中得指示，往天津求道，問於聖道會中人，聖道會既得此徒，因使胡恩第君往其鄉。胡既至彼，口傳天道，津津樂語，該鄉之人信從者，實繁有徒，遠近立講堂者十餘縣。風聲傳至英國，英之信徒，無不以手加額，驚喜中國之進化，亦有如是之神奇者。該

會多用中國傳教士，胡恩第之外，如王逸華、丁心培、張少宣等，俱效忠於教會。一八六三年，更立道學院，而人才益日出矣。

一八六二年，英聖公會包爾騰君亦至北京傳教，著禱文、聖經指略、官話本天道溯源等書，繼來者亦數人。一八六四年，布道之事中止。一八七二年，有善信者每年助款五千金，布教之事乃得續辦，今教會亦盛，有監督史高樂君總持會政。

此外美北長老會，以一八六三年，公理會以一八六四年，美以美會以一八六九年，宣道會以一八九一年，先後入北京，而前三者現俱極盛。

三 山東傳教 上節言聖道會之入山東省樂陵縣，乃在一八六六年，先乎此者，於一八五一至五三年，郭士獵君曾乘釣舟，周游其濱海各處，分散聖書，而未嘗駐足。一八六〇年，艾君約瑟曾與楊君格非陸行至煙臺，開設講堂，并爲信徒一人施洗，實爲聖教傳於山東之始。同年有美南浸會花君來煙臺，同會海雅西君駐登州。明年捻匪擾山東，兵警及於煙臺，花君誤以爲太平之支派也，當可以理喻之，因偕

美聖公會教士巴君往迎賊隊，爲賊所戕，海君葬之於煙臺口外崆峒島中。海君駐登州，煙臺暫無浸會。一八六二年，登州始立教會。教友計共八人。爲大江以北第一浸信公會，以後由漸分布平度、黃縣等處。一八九二年，有西教士數人，固善故與差會分離，自立成福音浸信會，向西傳道於泰安、濟甯等處。

美北長老會於一八六一年入山東，先有倪維思等諸人自甯波北上魯省，擇登州爲立足地。明年麥嘉締醫士始立煙臺教會。又明年郭顯德等諸君至，徧傳道於內地，教事日盛。一八六三年，狄君考文夫婦始至登州，立一小學校，其後浸長，成著名之文會館，卽今濰縣廣文學堂之前身也。其後一八七二年，文璧君自北京南下，開濟南教會，遂爲山東西部傳教之始。濰縣、沂州府、濟甯州等繼之。

山東之教會，上所言之三者之外，猶有英浸禮會焉。按該會於一八四五年，早已遣教士二人，至甯波宣道，不久中止，其事業轉歸於偕我會。偕我會之始傳道於甯波在一八六四年一八五九年，重遣教士二人，抵山東之煙臺。此後至一八七五年止，來宣教者八人，多爲疾

病所侵，告退返國。其尙立戰地者，李提摩太君一人而已。李君因時察勢，決計西遷。至青州府傳教，多招尋祕密教中人，導之爲信徒。明年仲均安君來助，其後二十年間，教會由守中而廣布鄒平、齊東、章邱、歷城等處。青州城中有懷君恩光所設之博物院，供人觀覽，以演說學問，而兼講眞理，來府士人，因此得聆眞道者，不知凡幾，爲傳教之特色。

此外來山東者，尙有英安立間會（一八七四年始）美部會（一八八〇年）煙臺之東，於威海衛文登石島等，更有散立不成團體之教士。在煙臺有內地會養病所及教士子女之學堂，創始於一八七九年。在甯海州內地會亦立有講堂云。

四 杭州設堂 浙江之東偏，雖早被眞道之光，而其省會，猶未許教士插足。雖一八五四年，有甯波長老會中國傳道員，一八五七年有丁韞良蘭顯理，一八五八年有倪維思，先後往游，俱未久住。一八五九年，倪維思包爾騰二君，首入杭州賃屋，不可得，包君轉居紹興，旣而太平之軍隊逼杭城，二君皆返甬。待一八六四年，杭城克

復之後、英聖公會慕稼穀君一八五〇年受封爲監督始自甯波移居杭州。不數月後、

美北長老會陶錫祈葛蓮二君亦至杭州、實爲教會久居內地非商埠傳道之始。一

八六六年、美北浸會葛君亦踵至焉。一八六六年、戴德生初設內地會、卽以杭州爲

第一中區云。

五、當日教會不振之象 天津訂約以後、傳教之事機、不可謂不佳也、然因美國之內亂、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五年全國動搖、致教會大受其影響、布道會不能寄款於各國、在華之美教士、因養贍無著、多有自役他務、以度目前、然仍不忘教會、惟不能有所進益。會英國教會氣象、亦甚衰落、故按一八六〇年之調查、謂中國境內有耶穌教士一百六十人、然越五年而反祇存一百十二人、職是故耳。當一八六六年之初、中國之布教區、共計十五處、除登州、張家口一八六五年公會開之、杭州之外、俱爲商埠、分隸七省、除湖北外、俱濱海、教務寂寥之況、亦可想見。

六、內地會成立 正於此際有大放光明之布教團體、出現於中國教會界、卽戴

德生先生於一八六六年奠中國內地會之基礎也。戴君初奉勸醒華會之命，來江浙等處傳道。於一八六〇年，以養痾回英，日夕熱心於中國萬民之未得救道，苦思五載，於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決志自獻於上帝，作有秩序的一大布教於中國內地之舉動，立志求上帝遣教士二十四人，前來中國。上帝允其所求，果於明年五月二十六日，教士十七人，小兒四人，同乘一舟而東渡，實爲內地會之開幕。當年在浙江內地開布教區二處。次年添開三區。又次年九月，敦耿君始入南京。內地會自初立至一八九五之歷史，可分三大級。自一八六五至一八七五年十載之間，立定根柢，略開近海諸省之內地會若干處。自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五年十年之內，巡回益廣，考察益嚴，於向所未開之十一省，除廣西以外，皆創設教堂。其間湖南省之二教堂開而旋自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十載之中，遠近巡回之工，改而爲就各布教區附近，詳細探訪，將已立之小教會，或集中，或增力焉。

六 內省漸開 彼未開之十一省中，最先開者爲江西。一八六七年美以美會哈

德君初至九江傳教。時九江新開商埠，內地人民，全不知耶穌之道爲何物。至六十

九年，該會即定中央支那傳教區之域，而哈君爲區長。一八八〇年有史海即今重慶

國主理二教士，在九江附近，爲亂民所攻，冬夜躍入冷水中，泅泳入舟，帶溼回九江，

幸免。一八六九年，內地會踵至九江，漸及全省。其後更有英國兄弟教會，至九江南

昌南康等處。而省之南端，則有巴色會自廣東來，英長老會自汕頭來，分支及之。

繼江西省而續開者爲安徽，一八六九年，內地會密多士與衛良君，至省會安慶府，

謀設堂宣教，士民阻之，不遺餘力，經多年而始得安立。此後十六年中，在安徽傳教

者，惟內地會一會而已。後則有美以美會、基督會、宣道會、長老會等同工矣。

一八六八年，內地會戴德生君，又至揚州賃屋傳道，紳士峻衆大鬧，擬驅逐教士，不

果，教士亦幸無大傷害，自後遂得安居，并分設講堂於鎮江焉。

七 滿洲聞道 正於此時，東三省亦幸開宣道之門。蓋於一六六一年，牛莊間爲

商埠之日，卽有蘇格蘭聖經會經理員韋廉臣住游其地。一八六七年，又有賓爲廉

君自北京遷寓其地，明年即謝世。次年，哀爾蘭長老會，初調洪博士與華君至東省。一八七二年，蘇格蘭長老會，亦使羅君約翰首至關東。今二會在東三省俱興盛，且合爲一大會矣。

八 蒙古再傳教 倫敦會初次傳教於蒙古，見三節其事不得繼續，今乃於一八七〇年，重遣著名之吉雅各君，自北京北入蒙古境，宏闡救主之聖化，獨任異常之艱勞，二十一年，其生平偉績，可歌可頌。當其離京之日，正聞天津開教之消息，因更急於起行，恐因此變故，有出而阻其北上者，其熱心天國，不憂前途如是。八月五日，自北京起程，九月終，抵恰克圖。嗣後十五年，專在游牧之蒙古人中度生。一八八六年，始轉步東南，傳道於土著屯田之蒙古人，於大城子、大西口、朝陽縣三處，立教會。稱吉君者曰，使徒保羅爲基督而受苦，尙不如吉君之甚，紀其實也。

九 天津教案 一八六九年（同治九年）夏間，天津迭起拒洋之謠，因奸人拐買人口，其鋒益烈，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無遠識，未能先事禁止，屬下兵吏，反有助其

波瀾者，後遂釀大禍。於西六月十九日，亂民鳴金爲號，聚攻法領事署，殺領事豐大業，及書記生，并波及署中旅客法使員書記生夫婦。繼攻天主堂，仁慈堂，殘殺神司一，守貞女士十，裂肢焚肌，忍無人理。有俄商三人，聞亂出避，亦爲亂衆所斃，毀耶穌教堂八所，掠二教徒之居宅，傷若干人，斃一人。天津之民，欣欣然方如奏大凱。法使羅叔亞，責難政府，而當日大員頗懼所謂清議者，畏首畏尾，不敢徑斷。經曾文正、崇地山、李文忠、丁雨生、諸公之調劑，終成張光藻、劉傑、於黑龍江、正法者馮癩子等十人，充軍者小錐王五等二十一人。然所殺之人未必果爲真犯，正法之日，且賜以飾衣，待以美柩，安家之資，各五百兩，則當日衆情愚訥，大員模稜之態，亦可遙想矣。時法國與德國正起釁，終成大戰，故無力東顧，此案得以速結，而當日辦其事者，或猶以爲外人可欺也。

九 臺灣傳教 中國行省，旣由漸沾聖教之化，而孤懸海外之臺灣島，亦未之或遺。一八六五年，即有英長老會馬士位君，赴臺南傳道。明年得第一次信徒四人，其

一人且久任傳道職，厥後一八七二年，加拿大長老會之麥蓋君初至臺北一帶傳道，其人蓋奇偉之士，三十年如一日，以救我華人爲心，因便於女友起見，故娶華女爲室，其熱誠如是，至今臺灣教會大盛，猶爲麥公記念之碑焉。

十 煙臺之約 時至一八七五年，教會之進步，又加一級，蓋當時有英員馬嘉理者，西至雲南，迎自緬甸東來之探地員，途經騰越，爲亂民所害，英政府大來責言，調停十八閱月，未見進步。英使威妥瑪下旗出京，李文忠追及之於煙臺，始有成說，另訂條約，即所謂煙臺條約也。約中嘉惠傳教事宜者頗厚，因此益可進行。蓋數年之前，戴德生君已默禱上帝，遣新教士十八人來華，以便耦居當時未開之九省。乃煙臺之約甫立，而此十八人者，已皆東來，奇哉上帝之應人祈禱也。戴君自身亦深入內地，作長旅行，以爲諸士之先路，故當訂約之歲暮，山西陝西甘肅三省，已俱駐有教士。次年，四川雲南廣西三省，亦經教士之探訪，而貴陽府亦設教堂矣。

十一 教士之長旅行 內地設立教會，實以旅行爲之首步。一八七七年中，麥加

才君作著名之旅行、步走而橫穿中國、自東海濱、西入緬甸、共計三千英里、當彼時之光景、苟非上帝之呵護、其事萬不能成也。麥君入緬之後、英員不准其復回華境、恐爲人所害也。四年之後、內地會范明德沙爾道二君、又自緬旅行而東、橫過中國全境、此二旅行者、實爲內省開教之先著、而前乎此者、如一八六四年之韋廉臣、旅行蒙古東鄙。一八六六年、韋廉臣李思二君、深入山西陝西河南三省。一八六八年、偉力亞烈楊格非二君、游四川陝西等處。和生哈之自北京至漢口、亦足稱焉。

十二 教士首次大會 上節所言諸君、方作旅行之頃、在中國之耶穌教士、初大會於上海、到會者百二十六人。共作會議三日。按當日之統計、傳教之差會二十九、教士夫妻三百四十四人、未婚男教士六十六人、女教士六十三人、共計四百七十三人。布教區八十一、分區五百十一、受職之華牧七十三人、未受職之傳道員五百一十一人、女傳道員九十人、初等男學堂一百七十七所、學生二千九百九十一人、中學堂三十所、學生六百一十一人、女學堂八十二所、學生一千三百零七人、教會三百

十二處、教友一萬三千零三十五人、醫院十六處、施醫局二十四所、華徒捐項九千二百七十一圓。

十二 北省大飢 一八七七與七八年之交、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久旱、田無籽粒、民因大飢、餓斃者約一千三百萬人、官吏束手、政府發帑、而尙患不足、寓華西士、慷慨解囊、先後共集銀一百萬圓、由各公會教士計三十人、親蒞直晉魯三省荒區分散、其中以李提摩太李修善二君爲尤著名、有懷定君、因濟荒染疫而亡。晉撫曾公國荃官撥葬地以瘞其遺骸。此外死者尙有三人、餘人亦無不大病。李君又在太原城中、設孤兒院、留養嬰孩及老弱一千餘人。一八八八與八九年之交、黃河堤決、鄭州一帶、民歎其魚、教會又匯款義賑。

十三 福音村 大饑之際、有教會之一段佳話出現、蓋山東浸禮會之教友、有四十餘家三百餘口、因荒遠徙至陝西、不願附居未信道者之村中、乃歷千辛萬苦、自營一集、名之曰福音村、村中以聖教之化爲化、特出於衆村之上。五年之後、分成支

會且十五處，不可謂非中國信徒自營有力之明徵也。

十四 傳教會數大增 煙臺訂約及教士大會二事，俱足以振在西教士之耳目，而起天國東展之進步，故一八八〇年之後，來華傳教之會，其數大增，夫自七〇至八〇年之間，新入華者祇四會，即加拏大長老會、英安立甘會、美國聖經會、蘇格蘭教會是也，而自八十至九十年之間，則增至十三會之多，即北京救贖會、（一八八一）巴陵會、（一八八二）英聖公會、女布道會、（一八八四）同善會、經徒會、信徒會、（一八八五）基督會、公誼會、（一八八六）瑞典會、（一八八七）斯干地拏會、真道會、（一八八八）德國中華協會、同寅會、（一八八九）

同時內地會教士之數，亦年增一年，一八八一年，會中同志決計求上帝於後三年之內，遣工人七十，迨三年後，計之則實得七十六人，更逾於所求矣。一八八五年，又增四十人，其中有著名之江橋大學七人，深以熱心才德得譽於英美者也。一八八七年，上帝又允會中之祈求，後增傳教士一百人，此百人中，老死告退之外，尚有三十

十八人，在內地會中布教。

十五 女教士之突增 一八七七年大會之後，布教之一新方面，爲女教士之增數。夫自一八四四年阿女士獨身來甯波設女塾之後，一八五〇年，美聖公會創派費女士至上海，而美以美會亦於一八五九年，調吳氏姊妹至福州宣教。北長老會，北浸會，則於一八六六年始仿行焉。是歲之終，計在中國女教士祇十四人。其半尙在香港。然內地會是年新立，卽有隻身女教士六人，已嫁女教士二人。此後十年之中，遞增至六十二人。一八七八年，內地會戴德生師母等，初深入內地，西至太原，此後三年之間，內地會女教士且徧遊內地六省矣。至一八九〇年大會，則女教士未婚者已有三百十六人，已婚者已有三百九十一人云。

十六 廣學會 一八七七年之大會，派委辦若干人，編輯教育合用書籍，韋廉臣爲之書記員，韋君專心此事，一八八四年回英國，得其書會之助，釀巨款，遂來上海，立廣學會，設墨海書局，專事編纂，印刊書籍，三年病歿，以一時乏人，墨海書局不得

已中止。至一八九一年，初得李提摩太君嗣章君之遺職，重振興之，以有今日之廣學會。其餘諸聖教書會之最先立者，爲東華書會，創自一八四四年，爲上海英聖公會與倫敦會合辦。一八九四年，併入今之聖教書會。該會則一八七八年陸賜監督施約瑟主教范約翰艾約瑟諸君所創立者。而漢口楊格非李修善所合營之華中書會，尙在其前，蓋一八七六年也。華北書會創於一八八二年，福建書會創於一八九一年，皆可記也。

十七 教士第二次大會 自一八七七年大會之後，教士更有建議於一八八七年再會集者，未果，卒於一八九〇年，作第二次大會於上海。教士共聚十一日，到席者共四百四十六人，其論說皆預先刊布，故當會場，惟有議論決定而已。其所決定之大者，可得而略舉之。一爲重譯聖經，派委辦三班，一官話、一深文、一淺文也。至此事九〇七年大會已廢，二爲編輯聖經全書略註，亦簡委辦任之。此即今聖經註會所三爲會中同人合詞陳請西國，於以後五載之內，增派教士千人來華。至期果得一千大會之

諸事得手，惟於合撮寫真之際，所憑之竹架，忽然傾倒，數百人交疊成堆，惟受虛驚，而無大損，亦會事之逸聞也。

按此番大會中之統計，差會四十，男教士五百八十九人，妻室三百九十一人，女教士三百三十六人，共計一千二百九十六人，受職華牧二百一十一人，未受職之傳道員一千二百九十六人，女傳道員一百八十人，學生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六人，教會五百二十二區，信徒三萬七千二百八十七人，捐項三萬六千八百八十四圓，醫院六十一所，施醫局四十四所，每年診病人三十四萬八千人云，按以此次與前次大會之統計比勘，則可見十三年中，教會已大進云。

第五章 教會進步時代

自一八九〇年
至一九〇七年

一 長江一帶鬧教 一八九〇年大會之後，教士方散歸各教區，長江一帶忽有鬧教之案出現，上自宜昌，下至上海，延及內地蘇州無錫常州等，無不有仇教之舉動，放火傷人毀物之事，不一而足，遭人民之拆毀者，多爲羅馬教堂。各商埠勢皆岌岌，朝不保夕。西國水師分駐要隘，以備不測。武穴之循道會教士住宅，突於六月五日，受亂衆之圍攻，擲石破燈，延燒全屋，宅內女教士，急走得免，祇微傷耳，而新來中國之教友傳道員阿爾根君，竟爲亂民所斃。海關西員葛禮君，亦遭其難。事後細察此次致亂之原，乃知長沙有周漢其人者，亦縉紳列也，泥古不化，見道不明，自托爲孔孟功臣，名教護法，起意排教，因遂排外，刊行揭帖無數，到處分散，字陳圖繪，嫚罵惡謗，人心因之大搖。次年，各國在京使臣，因聯名進決議書於政府，責以保護之責任。周漢雖經指名囚禁，然因官吏護庇，未定其罪。當時又有長老會醫士葛理格君，在東省爲兵士所刑辱，幾傷其生。（當年鄙人在蘇州博習書院肄業，暑假尙未及

期忽一日警聞常州之天主堂燬矣、又報曰、無錫之天主堂燬矣、因而蘇城人心大搖、謠言頓起、有拆天師莊洋房之說、是夜不期而會於書院之外者數千人、俱執燈火、耀如白日、其勢甚危、掌院潘君、令諸生熄火靜伏勿動、惟見窗外人聲擾攘、三縣令來彈壓、人稍散去、官去則復集、至半夜後、始鳥獸散、明日、男女學堂、一例給假、西教士亦概避地上海、屋宅交官府收護、後卒無事、然當夜之不致釀巨禍者、幸也。

二 宋埠之殘殺 長江亂後、未幾而有宋埠殘殺之案、蓋一八九二與九三年之間、武昌之瑞典教會、謀於漢口東北麻城縣開始布教、擇其巨鎮宋埠、派張韋二教士駐焉、於鎮內既不能賃屋、因居附近之郝家埠。七月一日、該處居民作迎神之會、聚衆數千、因故怒及教堂、執張韋二君而殺之、其後數年、教士無往彼者。

三 四川教務進步 正於此際、美國聖公會布道作一大進步、蓋有熱心之教牧何士培、曾著書勸人、勿却傳道之任、卒於一八九二年、躬率教牧一人、教友七人、女士五人、前往四川之東北部傳道、成該會西部布教區之根基。按川省布道之期頗

早當一八六八年楊格非偉力二君曾溯江觀其內情。其後一八七七年內地會麥加才君曾自萬縣登陸，循途抵重慶，即於該城開堂。一八八一年美以美會亦來重慶。而是年內地會又進成都，一八八六年重慶會有鬧教之案，平靖之後，倫敦會、美北浸禮會、公誼會相繼而至。至是則更有美聖公會矣。同時英美會亦入西川。

四 湖南開放 教會既漸及於各行省，而固拒最嚴者，推湖南省。早於一八七五年內地會即有二教士，至岳州賃屋而居，見衆情誦誦，旋即離去。其後十一年內地會屢作入省境布教之計。有教士曰寶爾華者，尤熱心此舉，願犧牲一己，以營此舉。常以一身跋涉湘境，踽踽涼涼，雖迭遭毆擊，疾病，顛連，盜劫，不顧也。湘省各邑，無不爲其足跡所及。至一八八八年，此君謝世，與之同志者，尙有狄克君，曾於一八八六年入長沙，爲入該城之第一西人。此後各處鬧教風聲甚惡，西士不復入湘境，而其邊邑，仍駐有華教士，設堂傳道云。至一八九六年，其北部有受洗者數人，故內地會傳道於該省之心更切，而各府之教堂，一一分設。迨拳匪亂後，一九〇一年，克教士

復回長沙，爲駐城第一西教士。

內地會諸教士，固熱心傳道於湘省矣，而其外如蘇格蘭聖書會之阿起朴君，宣道會之亞力山大君，亦具專心救湘之志士也。亞君自一八八〇至一八九六年，十餘載之間，幾無日不載馳載驅於湖南境內，冒危險而分散聖經及勸世文不已。亞君爲第一久居長沙傳道之士，城內時尙不可得入，因居城外小舟中，每日徧行鄉僻，賣書傳道。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一年三年之間，遠近無不知有亞牧師也。

倫敦會久興於漢口，四方人士過漢者，多由之得聆聖道焉。一八九二年，有湘人十二，在漢口受洗，其中有返長沙與衡州者，戚友知之，無不鼓譟羣攻。居長沙者，其一，人曰彭蘭生，向日無惡不作，今旣信道，改行爲善，知者無不奇之，因有羨聖教爲善化之意，初刊排外揭帖之一人，且親來漢口，謁楊君格非，求知其友改心之原因焉。明年楊君得其地信徒之請，往彼施教，見有信者二三十人，環求受洗，不及再待，彭君因爲其處教會領袖。至一八九九年，楊君再往，則受洗者一百九十九人也。倫敦

會日後遂大興於湘。此外循道會、信義會、改正會、長老會、英美聖公會、根伯蘭長老會、皆先後入湘，故今日湘地教會之數，反冠於他處，洵後來居上也。

五 西藏傳教 方中國東方教會之經營於腹地各行省也，西部之邊徼亦未嘗盡棄不顧。蓋陝西則內地會於一八七六年即已至而傳教。貴州於次年，雲南於一八八一年，俱爲內地會所開放。廣西則在一八九四年，由宣道會起始設堂於梧州。即極西之藏地，教士亦屢屢作入境之謀，其最初銜使命而欲傳道於藏人者，尙在一八五三年，有摩拉維會二教士者，初擬傳道於蒙古，不果，遂留印度之北境，近西藏之基耶及波二村，設堂開校，冀引致藏人聞道，而後使自教其鄉，然來者皆乞丐之流耳。後有教士著西藏字典及文典，因繙聖經爲藏文，并延喇嘛爲助。一八八一年，新約告成。一八八五年，該會又進一步，得於嘎施滅之喇城，爲布教區，此處爲藏印通市，施教藏人之機更佳。此外尙有美以美倫敦等會，俱在希馬拉雅嶺谷間，多年盤旋。以上皆欲自西路入藏者也。

其由東路深入藏境者，在大旗嶺附近，有瑞挪會、蘇格蘭會、阿珊公會，在中國境有紐約萬國布道會，與內地會。萬國布道會，於一八九二年派教士二人來華，先在北京習西藏土音，然後居甘肅之洮州，洮爲藏人通市之場，終歲有西藏人往來，故可向之傳道，已略見有成效。內地會之戴女士，曾於一八九二年九月，自甘肅之洮州，冒險作橫穿西藏之旅行。十二月中抵拉薩境，有中國官吏強之回華，於明年正月，至打箭爐。一八九八年，女士復轉而西行，旅居亞東關，施醫給藥，分書傳道於往來印度之藏民，至今不懈。同會卜教士者，自一八八八年以後，亦自甘省西南徑青海而遊於西藏之邊境，習藏文，友藏僧，益知其風土人情，而布教愈力。終在打箭爐立教會，以待藏人之東游者，近於其迤西之巴塘裏塘，亦有設立教會之消息云。

六 女教士進呈新約 一八九四年，爲中國之一大轉機，其年與日本失和，是爲甲午之役。當年十一月七日，爲 皇太后六十誕辰，中國教會女信徒，因議進呈特製之新約一冊於深宮，以表傾向之忱，且寓誕祝之意。得李提摩太夫人等登

高一呼、題捐者女士一萬零九百人、銀數千兩立集、書以大字版印成、金絲銀匣、面刻竹紋、由英美二國公使託總理衙門敬呈內廷、深蒙嘉納、領袖之女士二十二、人俱得欽賜綢緞等有差、宮庭因此頗起研究聖教之議、皇上且遣內監購辦聖

書、閱讀有感云。是年教會中第一幼稚園成立、爲幼稚教育之先行、亦可記也。

七 古田殘殺 明年中日和議成。夏四月成都有關教之案、省會之教堂、五月二十八、二十九二日毀之殆盡、耶穌教士十八人避難於華陽縣署、羅馬教士亦然、幸未傷生、俱暫退駐上海、一年後始漸復回成都傳教、川督降謫、耶穌教賠款四萬兩、羅馬教賠款八十萬兩、爲是案之結果。乃秋間復有福建古田縣齋匪殘殺男女教士一案、頗震人耳目。古田縣在福州之西北不及三百里。一八八九年、經英聖公會初開爲布教區、其地教務頗盛、駐有男女教士多人、夏季、教士例在城外十餘里之華山村消暑、其土著有茹素一黨、莫辨其爲修道主義、或謀亂主義、惡教士殊甚、突於八月一日聚衆環攻教士之所寓、殺男女教士十人、惟考女士、身受重傷、幸得保全。英

聖公會處此，守不索賠償主義，不願英之政府嚴主懲罰。考女士雖體留殘痕，仍來古田傳教，公會且合詞陳請母會，謂該處傳道之機大熟，乞速派教士十人，來彌補殉道諸君之缺。此番用心之仁厚，益昭教會之高深，人心爲之感動，教會之門，因以大闢。殉道者之血，誠可爲道種云。是年甘省回匪叛亂，圍西甯府城五月，內地會教士在圍城中，不顧己身，以救困扶傷爲事。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次大會所派具稟政府明陳聖教大旨之委辦，屬稿完成，由欽使轉呈政府，疏明耶穌教會宗旨辦法，歷史沿革，期當軸者能得其中梗概，庶辦理教案，不致畸輕畸重矣。

八 拳匪小紀 然自此以後，各處教案仍無年無之，如一八九七年，山東盜殺德國羅馬教士二人，德政府頓來責言，終且據膠州爲租借地，與俄之租借旅順，英之租借威海，鼎峙而立。明年冬十一月，內地會教士弗雷門，又在貴州，爲匪徒所害，弗君傳教於苗人之中，時人或疑苗人之不甯，乃因西教士假以兵器，故有中途劫殺之舉，從行之苗人傳道者二，其一人同罹其難，又一人幸免。弗君死後，吏卒尙搜其

傳道之堂，不得兵器，其疑始息，嗚呼怨哉。同年四川更有大逼教會之舉動，以著匪余蠻子爲之領袖，專與羅馬教會反對，虜神甫勒贖，而各處耶穌教會之工夫，亦因之不得甯靖，事經二載始已，而東北諸省義和拳匪亦於此際萌芽，官府無識，既不禁止，故其勢日盛。至一八九九年之冬，而亂象已成，教會受逼之運會，已在眉睫，首當其難者，爲在山東英安立間會教士柏樂克，中途遭匪所殘害，比及明年，而濱中國十九世紀收局之悲運，教會伊古未逢之慘劇，當局者之未能即日遏滅，反助其勢，固不能辭其責也。自德國使臣遇害，而京師遂爲戰場，各國使館，經數月之重圍，幸未破滅，得保全者數千衆，各省之教士之受匪殺者，計成人百三十五人，小孩五十三人，列表如下。

內地會	成人五十八	孩二十一	共計七十九
宣道會	二十一	十五	三十六
美部會 <small>即英 理會</small>	十三	五	十八

英浸禮會	十三	三	十六
齋陽會	十一	二	十三
美北長老會	五	三	八
瑞挪丹合會	五		五
瑞典蒙古會	三	一	四
安立問會	三		三
英聖書會	二	三	五
獨立傳教士	一		一

共一百八十八人

流血最慘之地有三、一爲山西之太原、晉撫毓賢、爲拳亂之禍首、立意盡害在境內之教士、故以甘言哄誘教士入署、任意殘殺、計同時殉道者、耶穌教士三十三人、羅馬教士十人、中國信徒四十人。在汾州之公理會教士、避禍出行、官兵陽爲護衛、而

害之於中途。二爲直隸之保定府、由臬司延某主政、放火辱殺男女教士十一人、三爲浙江之衢州、禍由武員仇教、殺湯教士等一家及女教士、西安縣令吳君卓識通時、守正不阿、并爲匪所害、闔門遇禍。

按法國某教士所記羅馬教中先後殉道者、教士四十人、信徒二萬三千八百人。耶穌教中國信徒之罹害者、至少當有五千人。蓋僅據北京一帶地方、長老會死者約三百人、直隸省內倫敦會死者約四百人、美以美會約三百人、通州公理會死者約一百五十人、按此數計之、京師一帶、已有一千一百五十人之數矣、其餘各處、可以類推。我國信徒經此一番之火煉、俱能使人得意外之感、蓋縱有少數之人、畏難背道、自取羞辱者、亦有模稜兩可、姑圖目前者、然其多數乃篤信守道、百折不回、其事蹟可歌可泣、置之教會史記之中、與古代殉道之信士、異途同趨、更無慚色、因此而飯徒西人習稱因有所利而來投教者曰飯徒之恥、遂得昭雪、而西國教會布道於中國之心、非但不因庚子一役而失其向志、乃反爭自磨淬、各會俱有突飛之進步、此亦中國教會之大

幸也。

當拳匪禍亟時、列強興問罪之師、北方有烽火之警、六龍作西幸之舉、我國之運命、危如累卵、幸哉各國自相齟齬、故與中國有得間之機、既而和議告成、成卒分駐、而各國輿論、反對教會而發難、斥爲致禍之由、經有識者用多方之辨難、其說始漸息、今則不復聞矣。

九 以後之鬧教 庚子一役、我國民受創方深、似宜以此爲前車之鑒矣、而其實不然、蓋徒畏強權而不心悅誠服、則隨地隨時可起教案也。故一九〇一年倫敦會史敦豪遇害。一九〇二年湖南之辰州、則殺內地會教士步若恩羅義生二人、因時症流行、妄疑教會中人、有放毒殺人之惡也、其愚誠不可及、一九〇五年十月中、廣東連州之民、因事鬧教、殺西教士五人。一九〇六年南昌亂民殺弟兄會教士金君夫婦及子。同年廣西梧州盜又殺醫士麥君於西江。

十一 諸善會之興盛 耶穌教會既日興日盛於吾國、而其所附屬之善會、亦因導

引而入我信徒社會之間。勉勵會其最早起而最廣行者也。其第一會於一八八五年立於福州。以後各處仿行之。一九〇三年始立全國之合會。以後四年大會連續集於上海。一千九百年第五次大會於福州。一九〇五年第六次大會於甯波。共計中國已有三百九十會云。此外美以美派有益賽會、浸禮會有真光培童會、聖公會。有安得烈會、皆勉勵會之流亞也。因限於一會。故其盛不逮焉。近年來各省所提倡之慈善事業、如除煙、戒酒、不纏足等會、皆於早年經教會之發起。而後始開於中國。今則未信道者已皆熱心向前。顧我信徒、不宜益爲努力乎。

基督教青年會者、於諸會爲後進。而其勢特盛。溯中國之第一青年會、乃立於福州及北通州之學校中。時在一八八五與八六之交也。一八九五年第一幹事員來君會理。始自美來華。其後十二年中、幹事東來者、共約三十人。凡聚通國之學生大會五次。最足振少年之耳目。今有城市青年會十、學校青年會七十餘。尤以日本東京中國留學生之青年會、爲最起人注意云。基督教女青年會亦繼之而起。今有女幹

事員三位、駐中國。

十 苗人歸主 中國西南雲貴等省、多古苗人之裔、言語風俗、與華人絕異、經徒會自一八八五年布教於雲南、苗之一種曰僮僮者、得聞真道、信從者有人。僮僮爲地主、賃而種植之者則花苗也。一九〇四年、花苗信道者之數大增、一時受洗者以百數。其後二年、數更增不止。一九〇七年、受洗者且逾千人、誠天父之特恩也。

十一 百年紀念大會 時至一九〇七年、爲耶穌教會入華百年之期、在中國之教士、因繼一八八七年一八九〇年二次大會、以爲紀念會、期在西四月二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八日、正在上海中國基督教青年大會、及東京萬國基督教徒學生大會之後也。始終十四日、列席者、正式代表員三百六十一人、因職而爲代表員一百三十九人、參座員六百零四人、西國布道會代表員六十六人、大共一千一百七十人、會場在上海新構青年會所中之殉道堂。誠東亞空前之大會也。

會中所議論者、皆教會之大題目、曰中國之教會、曰中國之牧師、曰教育、曰布道事

業、曰婦女之經營、曰文林、曰祀先、曰醫藥布道、曰聖經、曰聯合、曰干涉公務、曰條陳政府、崇論閎議、不一而足、其紀錄裒然巨帙、爲教會之要典。

按大會中所調查、當時教士三八三三人、中國傳道員九九九八人、教友一七八二五一人、學友七八五二八人、布道區七〇六、分區五一〇二、教會二六二六處、初等學堂二一九六、男學生三五三八〇人、女學生七一六八人、中高學堂三八九所、男學生一二三七六人、女學生二七六一人、捐款每年三〇一二六三圓、醫院施藥局共三六六處。

當大會聚集之際、有中國牧師若干人、代表中國教會、至大會中行恭賀之典、大會加禮延接之、且會中諸人、無不以爲此後之大會、必當有華教士同參列、決無疑義、蓋教會漸盛、勢趨必然也、吾願讀者之戮力前進、庶使此預言不蹈於空、則中國教會之前途可賀。

十二 結論 噫、盛哉、中國耶穌教會百年間之遺跡、多少中西信徒苦心戮力、爲

主前驅而造成今日之氣象。吾輩臻此當懷何等之觀念耶。夫第一周之末、吾中國教會中所有之口號、曰自養、自治、自立、自傳、曰聯合、曰奮興、曰大舉布道、皆極可喜之聲音也。吾願一般有力有學之少年、得於此教會大事業中、各占一席之地、耶生於世界、不爲虛度、而吾主耶穌之事業、亦可因之而得一分進步也。

基督教學校青年會之按月布道會用本書法

- 一 半年中布道會至多聚五次，每次用一家之材料，已可足用。
- 二 布道委辦早日講定講員，使之瀏覽本書，胸有成竹，宣講時，則傾倒而出，加以點染，適成佳論，凡有可旁參者，亦必早爲鈔記，存諸腦府，切勿臨時倉卒，或持書念讀，全失講演之趣味，因無所期望之成效。
- 三 講本書所用之參考書不多，如中西關係略論中記回教事頗詳，庚子教會殉難記載拳禍始末頗備，天國偉人中有馬禮遜傳，亦可參觀，教會新報，中西教會報中，雜記教會遺事最多，如能得之，可資爲講料者衆矣。
- 四 備中國大地圖一幅，懸之堂中，講者隨時指明地名，更爲有益。
- 五 講本書之目的，在使青年知早歲聖道之難傳，先輩教會之犧牲，與今日情形相比，而作其願任布教之觀念。

中韓基督教青年會發行書目

一〇會務類

文青年會會典章	每冊五分
華青年會會典章	每冊二分
學塾青年會典章	每冊四分
青年詩歌	每冊七分
聖經研究	每冊五分
會正之職務	每冊五分
論道會	每冊五分
青年宜讀書目	每冊五分
二〇經課類	每冊二分
舊約史記課程	每冊二角半
福音史記課程	每冊二角半
使徒史記課程	每冊二角半
小先知書日課	每冊二角半
馬可福音日課	每冊二角半
耶穌要訓學課	每冊二角
使徒實蹟讀課	每冊二角
聖經要道讀課	每冊一角半
道心增要	每冊五分
舊約歷史要目	每冊一角
聖經歷史簡課	校刊中

三〇修德類

崇實錄要	每冊一角
晨更	每冊五分
密禱說	每冊五分
讀經論	每冊五分
箇人傳道	每冊五分
原習	每冊五分
勸禱論	每十冊一角
修德金鏡	每冊五分
至美之德	每冊四分
靈劍	每冊一角半
四〇布道叢書	每冊一角二
天國偉人	每冊一角二
擇業要覽	每冊一角半
基督教與大國民	每冊一角半
五〇護教類	每冊五分
日本名人證道	每冊五分
六〇體育類	每冊四分
體操圖說	每冊四分
學生衛生談	每冊五分

七〇圖表類

耶穌事蹟譜	每幅一角
聖經歷史表	每幅六分
八〇寄售書目	每冊四角
福音合參	每冊二角半
使徒實蹟誌	每冊二角半
福音合參目錄	每冊一角
福音闡微	每冊二角
保羅書信廣譯	每冊三角半
舌如火焰	每冊七分
耶穌譬喻畧解	每冊一角半
福音溯源	每冊四分
預言畧解	每冊二分
得主能力論	每冊五分
以上諸書價值俱係郵購單本	
合郵費在內之數如購至十冊	
以上或至事務所面購則可減	
少自八折至五折俱有定碼	
以上寄售之書郵費外加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首版發行

(每册郵購價貳角面購或購至
拾册以上每册價壹角伍分)



編著者 山陰謝洪賚

發行者 中韓基督教青年合會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川路一百廿號
青年會總委辦處

24

046034

(2)

